

十三經注疏

2513
776
69



門 18
疏
卷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四

表記第三十二。陸曰鄭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此於別錄屬通論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

威不言而信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厲謂倨顏色○矜居

東學

波
18
69

陵反應應對之應已音紀厭於豔反周質文之異又論為臣事君之道各依文解之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曰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此一節是孔子應聘諸國莫能用已心有厭倦而為此辭託之君子所以自明其德○歸乎者於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君子隱而顯者君子身雖幽隱而道德潛通聲名顯著故云隱而顯也○不矜而莊者矜謂自尊大莊敬也言不自尊大

已流來五十四

奉國書局藏

而人尊敬也。不厲而威者常行仁義道德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也。不言而信者不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威通故所致如此。此皆夫子自道已德而然。但假諸君子。注此孔至辭也。正義曰：知此是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者以發首云歸乎是從他國欲歸於魯猶若論語云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云是其不用而辭歸也。子

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

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憚，大且反。甫刑曰：敬忌而罔。

有擇言在躬 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也。疏

子曰：至在躬。正義曰：此一經廣明君子之德亦夫子竊自言也。不失足於人者，足容重，不失此足之容儀而作夸毗進退於衆人也。不失色於人者，色容須矜莊，不失此色之容儀而作籛條戚施於衆人也。不失口於人者，口容須安止，不失此口之容儀而作詔私曲媚於衆人也。是故至足信也。此皆覆結上文。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者，甫刑

尚書篇名。呂刑也。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忌，戒也。罔，無也。言已外貌恭敬，心能戒忌，而無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也。

今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甫刑以結之。證君子無可擇去之言，則上云言足信是也。然則敬之與忌，則是君子貌足畏

色足憚也。子曰：楊龍釜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

不相，因者以其或以楊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楊為敬。受亨是也。楊，襲思歷反。下音漬。大木反。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

辨，不繼之以倦。

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樂，與哀半饜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注同。又音岳。朝，直遙反。下注朝聘同。疏：子曰：至以倦。倦本又作劬。其脊反。別彼列反。己音以。疏：子曰：至以倦。云：君子貌足畏，色足憚，故此經云：毋相漬，即是可憚之事也。楊襲之不相，因也。者，行禮之時，禮不盛者，則露見。楊衣禮盛之時，則重襲。上服是行禮初盛，則襲衣禮不盛，則楊衣。是楊襲不相，因也。若始未恒，楊襲是相，因也。其行禮之時，或初襲而後，楊或初楊而後，襲所以然者，欲使人民無相褻漬，使禮相變革也。注禮盛至是也。正義曰：案聘禮賓初行聘時

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至聘訖受享之時賓謁奉束帛加璧行享聘為禮盛故襲享為禮不盛故謁聘時有玉故云執玉也玉藻曰執玉龜襲故云之屬也案行享執璧璧亦享比聘時執玉為輕故享雖有璧而謁也又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謁而執圭以受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謁襲不相因故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是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正義曰以前經毋相瀆故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樂倦也極盡也言祭祀極盡於敬不可以終未繼之以樂而不敬言朝禮極盡於分別政事不可以終未繼之以樂而不可分別也。注祭義至必哀。正義曰引之者證明此經不樂之事也。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音篤厚也揜猶困迫也。辟。疏。子曰至遠恥。正義。子恒須謹慎以辟禍患也篤以不揜者篤厚也揜謂困迫也言君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困迫也言恭以遠恥者又能恭敬。子曰君子壯敬日强安肆日偷。肆猶放恣而遠恥辱也。

也偷苟且也肆或為褻。日强上人實反下同。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儻焉可輕賤之貌也。禮死無時。儻徐。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在鑑反又仕鑑反。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音。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狎。甲反。習也。侮。亡甫反。伏。時世反又。疏。子曰至畏也。正義曰此經又廣明恭敬之時設反。肆。事言君子之人恒能莊敬故德業日强。安肆日偷者肆謂放恣偷謂苟且言小人安樂放恣則其情性日為苟且經不云小人文不具也。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者儻焉可輕賤之貌言君子則常行善道不以一日之間使其身儻焉可輕賤如小人不能終竟一日也言不得長久也若小人恒為無禮使其身可輕賤死期促近不能終竟一日也。注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正義曰知者以其經云擇日月以見君若朝廷之臣則每日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據此故知邑竟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

都見君之時須擇日月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正義曰前經明君子恒能行恭敬此明小人唯好狎侮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以其快於無敬心故也言數為無恭敬之心好相狎侮故至於死焉而不知畏懼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

民之毋相褻也。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

君以相接也。褻息列反摯音至本亦作贊。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不告。瀆之言褻也。筮市制疏。子曰至不告。正義曰

亡此明君子無相褻瀆。無辭不相接者言朝聘會聚之時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若無言辭則不得相接也。無禮不相見者禮謂贊幣也贊幣所以示已情若無贊幣之禮不得相見所以然者欲民之無相褻瀆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者此易蒙卦辭。蒙卦坎下艮上艮為山坎為山下出泉是物之蒙昧童蒙之象也筮問也言童蒙初來問師師則告之若再三來問是為褻瀆問既褻瀆師則不復告之引者證無相褻瀆之義也。子言之仁

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

之利也。報謂禮也禮尚往來。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懲謂創艾。懲直陵反創初

魚廢反皇。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讎猶答也大

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

方。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大

音泰下注同無能胥以寧尚書作罔克胥匡以生辟音璧

也。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

則刑戮之民也。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

同。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

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

法以民

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己自盡己所能行。好呼報反惡鳥路反

子曰仁有三

與仁同功而異情

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

強其兩反下文同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

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

者強仁

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知者音智辟音避

仁

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右也左也

言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斷丁亂反

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

仁尊而不親

言仁義並行者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

道有至義

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此讀

當言道有至有義有攷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攷攷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道有至義依注讀爲道

有至有義王于況反脫音奪

疏

此言至無失。正義曰此一節撥明仁義之事

各隨文解之以其與上別端故更稱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表謂儀表言仁恩是行之盛極故爲天下之儀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義宜也制謂裁斷既使物各得其宜是能裁斷於事也。報者天下之利也者報謂禮也禮尚往來相

反報物得其利故云天下之利也。詩曰無言不辭無德不報者此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引之者證經相報之義

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者此尚書大甲之篇大甲湯孫大丁之子湯崩大甲立伊尹作書訓

之故云大甲后君也胥相也伊尹言民若無君無能相匡正

以自安居也君若無民無以君領四方引之者證君之與民

上下各以其事相報是相報答之義也故引以結之。子曰

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言子曰者廣明以禮相報之義寬

身之仁者若以直報怨是禮之常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愛

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

民也者禮當以德報德今以怨報德其人凶惡是合刑戮之

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自此以下廣明仁道凡仁道有

記疏卷之四

三一。是安仁。二是利仁。三是強仁。此明安仁之事。安仁者無所畏惡。而自安仁道。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有所求。欲而自好。仁道。無畏而惡不仁者。凡人憎惡不仁。皆有所畏。始惡不仁。今無有所畏。而能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者言無欲好仁。無畏惡不仁。雖天下之人。廣能行此者。但有一人而已。喻其少也。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者好仁之法。須思惠及人。當恕已而行。故君子謀議道理。先自己而始。置法以民者。已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言從已而始。乃可以施置法。度於它人。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此則無所求。為而安靜行仁。一則規求其利。而行仁。一則畏懼於罪。而行仁。是異情也。與仁同功。其利未可知也。者此一經申明。同功異情之事。三者之仁。其功俱是。汎施博愛。其事一種。是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者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仁者安仁者。此明三者可知之事。若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而安仁也。止非本情也。畏罪者。強仁者。若畏懼於罪者。自強行仁。則免離於罪。若無所畏。則不能行仁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此經明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仁恩者。若人之右手。左手是。

用之便也。仁恩亦行之急也。道者左也。道是履蹈而行。比仁恩稍劣。故為左也。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道者義也。義宜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斷割得宜。然可履蹈。故云。道者義也。注人也。至人也。正義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解經中仁者人也。仁謂施以人恩。言施人以恩。正謂意相愛。偶人也。云義也。謂斷以事宜也。謂裁斷其理。使合事宜。故可履蹈而行。是道者義也。引春秋傳者。此成十六年公羊傳。文案彼稱。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傳稱春秋諸侯。執大夫。經不書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傳稱春秋諸侯。執大夫。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道有至義。有攷者。如注所云。當云。道有至義。有攷。義上脫一有字。言道之也。謂仁義之中。唯義無仁。故云。有義。有攷。三也。攷成也。謂於仁義之中。或取仁。或取義。之一事。勉力成之。非本性也。至道以王者。既能兼行仁義。至極。可以王。有天下。故云。至道以王。義道以霸。霸者直能斷決。若齊桓晉文。以甲兵斷割。可以霸王。義道以霸。道以霸也。攷道以爲無失者。既於仁義之中。隨取其。一而成之。以道不違於理。故云。攷道以爲無失也。注有至至性也。正義曰。知有至謂兼仁義者。此經

云至道以王故穀梁傳云仁義歸往曰王是王有仁義也又案前經道者義也是唯義與道此經云道有至有義有攷是道之內兼有三種與前經不同者但道之為義取開通履蹈而行兼包大小精麗若大而言之則天道造化自然之謂謂之為道則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則自然造化虛無之謂也若小而言之凡人才藝亦謂之為道是道無定分隨大小異言皆是開通於物其身履蹈而行也云攷成也爾雅釋詁文也云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者以攷道劣於至道又劣於義但能於仁義之中隨其一能成就之不失於人謂於人不失也云非性也者言攷道勉強而行以成就之非是天性自然所稟者然則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至道義道天性有之也

小大中心慤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
仁者也
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數所住反慤七感反

慤乃
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人也
葛反 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
芑枸櫞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

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豐芳弓反芑音起詒以之反烝之承反數國風曰我色主反枸本亦作苟櫞音計遺于季反下同

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

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
疏
子言至仁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不稱其服

乎。我今毛詩作我躬閱音悅更廣明仁義之道又顯中心外貌內外相稱故更稱子言之。仁有數者行仁之道有度數多少也。義有長短小大者言義之為體有長有短有小有大言仁有數則義亦有數義言長短小大則仁亦有長短小大互言之也若天性仁義者則其數長而大若強取仁義而行者則其數短而小長謂國祚久遠大謂覆養廣多短謂世位淺促小謂所施狹近也。中心慤怛愛人之仁也此明性有仁者以天性自仁故中心悽慤傷怛憐愛於人故云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此明取仁者率循也資取也率循善法自強行之非是天性直取仁道行之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者證天性之仁其數長所引詩者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德言豐水自然有芑喻武王之身自然有天下之事故云

武王豈不仕之言事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猶如
豐水豈無此芑乎。詒厥孫謀者詒遺也厥其也孫謂子孫
謀謂善謀言武王能遺其子孫以美善之謀謂伐紂定天下
以王業遺於子孫。以燕翼子者燕安也翼助也言武王能
安助其子孫也。武王烝哉者烝君也言武王有為君之德
哉。數世之仁者以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是仁之所及其數
長也。國風曰我今不闕皇恤我後此引國風者明取仁義
者其數短也所引詩者是邶風谷風之篇婦人被夫棄絕初
憂子孫困苦還自悔之云我今不闕閔容也言我今尚不能
自容被夫放棄。皇恤我後者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何有閒
暇能憂我後世子孫之人乎引之者證取仁而行者唯在
當身之主何暇能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唯望終竟一身
是其數短也前文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仁義並言此獨
說仁者以仁事為重故舉仁言之則其義可知也。注芑枸
至之也。正義曰芑枸樞爾雅釋木文孫炎云則今枸芑也
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者孫謂子孫也云以安翼其
子也者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案詩箋以詒為
傳以孫為順以翼為敬言傳其所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
之子孫謂使其長行之也與此垂者引詩斷章
此經云數世之仁故以為子孫而翼成之也

子曰仁

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

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

乎取數多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勝音升數色住反是故君子以義度

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言以

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子曰中心

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

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輶音酉一音由鮮息淺反

注及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

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仰止本或作
仰之景行下孟反注明行同行止詩作行之

子曰詩之

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好呼報反下同鄉許亮反數色住反強其兩反一本作俛音勉本或作僂非也孳音茲斃音弊仆也本又作弊已音以罷音皮頓如字又徒困反復扶又反仆蒲北反又音赴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

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為甚矣唯聖人無過。易以

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

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近

附近之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

成久矣惟君子能之

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

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謂罪咎之。答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

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

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

也

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移昌氏反注汜移之移移猶大也同徐又怡耆反

小雅曰不愧于人

不懼于天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

言人有

汜芳劔反

慙怖於天人也

○怖普故反

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

以君子之德遂猶成也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

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

恥有其德而無其行無其行謂不行其德是故君子衰經

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

之色言色稱其服也。哀七雷反。經田節反。冑直又反。詩云惟鷓在梁不

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鷓鷓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

原以不濡污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鷓音啼。鷓鷓胡音徒兮反。一名淘河濡而朱反。記徐紀吏反。污澤一音鳥下又作洿。一音化。

疏子曰至其服。仁之為器重者仁是愛養非賢聖不能行故言為器重。其為道遠者以廣博覆物是為道廣遠也。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據凡

庸於仁不能勝致也。取數多者仁也。言於萬種善事之中論利益於物取數最多者是仁也。言仁恩於善事之中利益最多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言仁為愛養行之不易故勉力行仁者不亦難乎。言其難也。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者。義宜也。言在上君子以先王之義儼度於人。使人必行先王成法則難可為。人言人難中於古法也。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賢者望比也。言以今世人道比望於古人能合於今世事者則賢人也。若不能合於今世事者則非賢人也。故云則賢者可知矣。已矣語助也。此明仁道不可以古義責人。當以時事儼人是仁恩之心。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中心安靜行仁是天性仁者天下之間唯一人而已矣。言少也。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引詩大雅烝民之篇。以明行仁者少也。德輶如毛。鮮克舉之者。此詩美宣王之大臣仲山甫也。輶輕也。鮮罕也。克能也。言德之輕易舉如毛。然民尚以為重。罕能舉而行之也。我儀圖之者。儀匹也。圖謀也。詩人言我與倫匹共圖謀能舉行之也。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者。愛惜也。言唯有仲山甫能舉其德。可惜乎。無人能助行之者。記人引此者。證中心安仁者少亦無人能行之言。賢者少也。注輶輕也。圖謀也。正義曰。輶輕也。爾雅釋言。文圖謀也。釋詁文。小雅曰高

巴九卷五十四

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此小雅刺幽王之詩車輦之篇言幽王
若能脩德如高山則天下之人瞻仰之若幽王有景明之行
則天下之人仰行之引之者證古昔賢聖能行仁道則後世
之人瞻仰慕行也○子曰詩之好仁如此者○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者
仰慕行是好愛仁德如此之甚也○道力之罷極而始休廢之
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言行仁勤急忘已身
之衰老不自覺知年數之不足言已雖年老謂為數淺少不
復盈足猶行仁不止○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者言形貌
俛焉勤勞行仁每日恒有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后已止言
行仁之道深也熊氏云俛焉謂前儂焉可輕賤以為字同而
注異熊氏之說非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言仁道難成非
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者人謂天下眾人皆得
仁道不成天下眾人皆失其所愛好之難成久矣○注言仁至其志
其所愛好之事所愛好者是吉慶福祥也○注言仁由不得其
志解經人人失其所好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
得其志意之所好多有禍害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故仁
者之過易辭也者以仁是善行故仁者有過耳其聖人天性仁者
以言辭解說也此謂取仁行者故有過耳其聖人天性仁者

全無過也子曰恭近禮主於敬恭近於禮○儉近仁者以
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也○信近情者信謂言語信實
故近情也○夫恭寡過者恒能恭敬故寡於過也○情可
信者以情示人故可信也○儉易容也者以儉則寡求故易
容也○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
之詩言顏色溫溫和柔恭敬之人惟能為德之基也○是故君子不以其
結上文恭近禮寡過是為德之基也○是故君子不以其
所能者病入者謂不以己之所能病困於人也○不以人之所
則為困病是不以所能之事病困於人也○不能若他人之所
不能者愧人者謂他人力所不能必欲使之能行若他人之所
不能則以為愧恥故不以人之所不能恥愧困若於人若能
如此亦仁者之行也○是故聖人之所不能行也○不制以己者言
聖人之制法立行不造制以己之所能謂不將已之所能以
為制法恐凡人不能行也○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者既不制以己之所能但制以中人之行使得可行則民有
也○衣服以移之者自懷愧恥如此則民得依法故制以禮信容
貌又用衣服移大之使之尊嚴也○朋友以極之者謂朋友
相勸勵以極致於道也○欲民之有壹也者壹謂專壹於善
道所以為此教化者欲使民人專心壹意於善道也○小雅

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者，此詩何人斯之篇。是蘇公刺責暴公暴公，讒譖於已，是不愧慙於人，不畏懼於天。引之者，言人之行當須愧於人，畏於天也。○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者，遂猶成也。實猶充也。言君子既成其文辭，則當充實之。以君子之德也。○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者，德在於內，行接於外。內既有所恥，故云恥有其德而無其行也。○詩云：惟鵠在梁，不濡其翼者，此詩曹風候人之篇。刺曹共公之詩。鵠是污澤也。言鵠在魚梁之上，能不濡濕其翼，以其為善猶如君子在朝，能稱可其服，亦為善。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者，詔是語辭言彼曹朝小人之子，內無其德，不能稱可其在外之服。引之者，以前經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故引此詩結之。○注鵠鵠，至有德。○正義曰：鵠，污澤爾。雅釋鳥文：郭景純云：今之鵠鵠也。好羣飛，沈於水，食魚，故名。污澤，俗呼之為淘河也。云以不濡污其翼為才者，言凡鳥居水中，必濡濕其翼。今鵠鵠在水中，獨能不濡其翼，故為才。案詩注云：鵠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猶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垂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所注不同也。

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

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

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粢盛音咨，杜預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秬音巨，黑黍。鬯，勅亮反。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

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庇必利反。徐

方至反。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

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

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

君。役之言為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

聽天命。言不易道，微祿利也。○曷音亦，微古堯反。詩云：莫莫葛藟，施于

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修德以俟之。

不為回邪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音諫力水反。施以鼓反。條枚云回反。毛詩傳云。枝曰條。幹曰枚。凱本亦作體。又作豈。同開待反。後放此。弟如字。本又作悌。音同。注及下皆同。樂音洛。下同。易以鼓反。下同。邪似嗟反。曲也。行下孟反。下至下文行之。浮於名也。及注皆同。要一透反。蔓音萬。其舜禹文王周公

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言此德當不回也。與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之國謂王天下。聿尹必反。謂王于況反。子曰先王諡

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諡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諡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諡音示。是故君子不自

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

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率也。行過不復。循行猶不二。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過。下戶嫁反。復扶又反。

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

豈一手一足哉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唯

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亦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自便習於此事之人耳。行下孟反。便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各婢面反。又婢絲反。注同。辟音避。

有其事又明舜禹文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帝下庇四方

事異於上故記者詳之又稱子言之也。天子親耕桑盛租

鬯以事上帝者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

天子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祿。此祭上帝有秬鬯者

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

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

已流卷五十四

上

鬯為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大宗伯云
玉鬯者謂享大鬼也。械樸詩云奉璋峨峨者謂據祭宗廟也。
故與此不同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君子有仁德至
誠之君子言君子既有庇民大德又自謙退不敢有君民之
心是仁愛深厚以此之故君子恭敬節儉以求施為仁道也。
役為也言以此求施為仁道也。信讓以求役禮者謂信實
退讓以求施為於禮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者得之謂得
利祿也言雖得利祿自行其為是之道若不得利祿亦自行
其為是之道言不問得之與失恒行其是而不行非也。以
聽天命者言不苟易其道也。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者
此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之興依約先祖莫
莫然如葛藟之蔓草延施于條枚之木猶如子孫之興亦由
先祖而德盛也。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者凱樂也弟易也言
大王王季樂易之君子求福不為回邪之行引之者證君子
以聽天命雖求福祿不為回邪之行今以為葛藟施於條枚
是其性也君子求福不為回邪亦是其性引斷章取義故與
詩文不同也。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者此是凱弟君子求
福不回邪之謂也。以其雖有庇民之大德恒有事君之小心
常能畏懼是不回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者此詩大雅大明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小心

翼翼以昭明德尊事上帝聿述也懷至也言文王述行上
帝之德以愛衆多之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者其德不有
回邪故受四方衆國為天子也引之者證上求福不回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以前經論君子求福不回此一節廣
明君子名行相副卑已尊人之義。謚以尊名者謚謂謚號
名謂聲譽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跡作謚號者以尊
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節以壹惠者言為謚之時
善行雖多但限節以一箇善惠以為謚也。恥名之浮過於
也者所以善行既多但取一事為謚者恥善名之多浮過於
行忠行不副於名所以減衆書之名但取一事之善為謚也
。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誇其功以求處情者大謂誇
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其功以求處情者大謂誇
所為之功名所以不大尚者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為矯飾也
。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率循也若有過失之行不復循而
行之即脩改以求處其仁厚之道過失即改以求處其厚也
。注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至踰行所恥。正義
曰上壹是齊壹下一是數之一二也今經文為大壹之字鄭
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為小一取一箇善名而為謚耳。云在
上曰浮者言物在水上稱浮如浮雲云君子勤行成功聲譽
踰行是所恥者言君子之人唯寢默勤行成功不自彰伐若

使聲譽踰越於行是君子所恥也。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以上經君子取名浮於行，故此經名后稷，證名不可過行也。言后稷雖有大業，不自謂聖人，而稱便人后稷，天下之為烈者，言后稷周之始祖，有播殖之功，烈業也。言天下之人，並將為業，豈一手一足哉？言后稷之功，豈止一人之手，一人之足，而用之哉？言用之者，多天下皆是也。○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者，言后稷唯欲得實，子行過於虛名，故自謂便於稼穡之人，不自謂已之仁聖也。子

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良反徐其兩反。疏：子言至此乎。正義曰：此以下至不說音悅，母荒音無。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尊親之異。

并論虞夏商周質文不等，今各隨文解之。仁者其難乎？言行仁之道，其甚難乎？為之不易。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者，言仁道為難，若有仁行，可以為民之父母。此詩大雅洞酌之篇，戒成王之詩也。凱樂也，弟易也。言使民樂易之君子，則得為民之父母，言不易也。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凱樂也，言君子初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弟謂遜弟，言以遜弟之道，下化於民，民皆說豫而康安，是弟以說安之也。樂而母荒有禮，而親者，樂失於荒，禮失於疏，言明君教下為樂，而母荒有禮，而相親也。威莊而安，孝慈而敬者，比於莊者，失在危懼，孝慈者，失在慢易，今明君臨下，威嚴矜莊，而民安也。孝順慈愛而民敬也。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者，以有威莊故有父之尊，言尊之如父，以有孝慈故有母之親，言親之如母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言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使民如此言仁道難也。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

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

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或其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

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憐力田反。疏。今父至不尊親之異父母不同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者言父之於子若見賢者則親愛之若見無能者則下賤之以父立於義分別善惡也。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言母之於子見賢則親愛之見其子無能則憐愛之母以思愛不能分別善惡故也。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水沐浴人多用故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者火須離之近則傷害人不須輕近故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土能生物載養於是親也於人為近人所居處遂不尊者天尊而不親者天有雷霆日月震耀殺戮是尊也而體高遠是不親也。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謂人君教命隨四時以教於人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於民使民勤事是不尊。鬼尊而不親者鬼謂鬼神道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是不親也。

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

不尊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遠于萬反注及下同近附近之近注及下同朝直遙反下同其

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以本不困於刑罰教衰失之時也。蠢傷容反徐昌容反范陽江反又丁絳反字林音丑降反丑凶反喬音驕朴普角反諼況表反詐也忘也。疏。子曰至不文。正義曰此一節明夏道親而不尊之

命使人勸事樂功也。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者宗廟在外是遠鬼神也朝廷在內是近人也。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所為如此是親而不尊也。其民之敝蠢而愚者敝謂其後世政教衰敗時夏家後世政教敗時民皆蠢愚所以然者昔時恒先祿後罰則民皆承寬裕無澆詭也情既不澆詭至於衰末猶不知避嚴刑峻法如蠢愚也。喬而野者亦因昔時寬裕忠恕至末世民猶驕野如淳朴之時也。朴而不文者淳時民皆質朴不競文華至亂時猶承奉之亦然也。注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諛也。正義曰以夏尚仁恩其民不困苦於刑罰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風少有詐偽諛妄

爾雅訓云菱謏忘也則忘字亡下著心今與詐相對則謏是詐之義當亡下著女也

殷人尊神率

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

親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以摯音至相施始至反下文同其

民之傲蕩而不靜勝而無恥以本快於鬼神虛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勝而始證反快音誓與上快於同令其力呈反巧苦教

反又疏虛無之事故率民以事神。先罰而後賞者案襄

如字疏虛無之事故率民以事神。先罰而後賞者案襄

二十六年左傳云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又月令云春行夏賞

故春行刑與此違者彼謂王者大體一歲之中法天道生殺

罰殷則先罰後賞其民之傲蕩而不靜者以其本尚虛無之

事尊敬鬼神至其末世傲失其民放蕩不能安靜也。勝而無

恥者由本困於刑罰但得苟勝無以慙恥。注云先鬼而後禮

謂內宗廟外朝廷也。正義曰以夏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

人而忠焉外宗廟內朝廷以此反之則殷人先鬼後禮是內

宗廟外朝廷也。注以本快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

無所定。正義曰快也習也貴尚習鬼神無體故云虛

無之事以為事不在實。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

故心放蕩無所定也。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

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

尊賞罰用爵列其民之傲利而巧文而不慙賊

而蔽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疏周人至而蔽

親而不尊之事。尊禮尚施者謂尊重禮之往來之法貴尚

施惠之事也。其賞罰用爵列者既不先賞後罰亦不先罰

後賞唯用爵列尊卑或賞或罰也。其民之傲利而巧文而

不慙者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辭而無

慙愧之心也。賊而蔽者以本為治之時上下有序至其傲

末尊卑錯失為饒獄訟共相賊害而困蔽以其禮失於煩故

致然也。夏道尊命至殷人尊神周人尊禮三代所尊不同者

案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

復始窮則相承此亦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尙辭民不喪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厭於豔反○疏子曰至窮矣○上明三代親強其兩反注同稅申銳反○疏尊有異此經更明三代治民有異之事○未瀆辭者瀆謂褻瀆辭謂言辭夏時爲政之道未褻瀆於言辭君既不尙辭民亦不爲故言未瀆辭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者求備謂每事徵求皆令備足大望謂賦稅既重大所責望於民夏代不然故云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也○民未厭其親者以上不求備不瀆禮而求備於民者以殷承夏後雖已褻瀆言辭仍未褻瀆於禮言君臣上下於禮事簡畧不褻瀆也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而求備於民者言殷不如夏寬每事求備於民亦大望於民也○周人強民以周承殷後遭紂衰亂風俗頑凶故

周人設教強勸人以禮義亦比夏殷多此一句也○未瀆神者言周治太平之時雖已瀆於禮猶未褻瀆鬼神祭天地宗廟諸神尙有限未褻瀆也則周衰之後而瀆神也○而賞爵刑罰窮矣者以周人貴禮禮尙往來交接故賞爵刑罰之事窮極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勝猶任也言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勝音升注同敝音弊任如金反復音伏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
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
亦易音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言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勝世證反又音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

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

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

也恥費不為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靜或為情。憚七感反但且達反費芳貴反注同傳文專

反別彼列反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

帝其孰能如此乎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

越威如字威畏也讀疏明則人皆尊龍之言得人也。曰音

者亦依尚書音畏也疏商周四代質文之異。虞夏之道

寡怨於民以其政寬故寡怨於民言民怨尚少殷周之道不

勝其敝者以殷周文煩失在苛碎故其民不堪勝敝敗也不

言無怨而言寡怨於民者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如冬寒夏雨

民猶怨之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備也如舜

寡怨於民也。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者至謂至極

也言虞夏為質殷周為文並已至極矣縱令後王為質不能過

於虞夏後王為文亦不能過於殷周是至極矣。虞夏之文

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

勝於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

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案三正記云文質再而後始則虞質夏

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家

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於夏故夏雖有文同

虞之質殷雖有質同周之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

帝不可及也。正義曰以上經論虞夏商周此特明虞帝之

美已矣者言後世之君雖有作其善政者而比於虞帝不可

齊及之也。君天下生無私者明虞帝之德後世雖作不可

及言舜為天下序爵必以德而不用私也。死不厚其子者

厚謂豐厚既不傳位又不以財物豐厚於其子故云不厚其

子子謂商均也。子民如父母者子謂子愛於民如父母愛

子也。有懼懼之愛者言愛民之志有悽慚惻怛言舜天性

自仁故憐愛於人有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

親而尊者有母之親有父之尊。安而敬者體安而能敬敬

即前威莊而安也。威而愛者有威而又有愛也。富而有

禮者富有四海而不驕是有禮也。惠而能散者施惠得所

為能散也。其君子尊仁畏義者其君子謂虞朝之臣也君

聖臣賢是由舜而得然也若民有仁者則尊之有義者則畏

財也。忠而不犯者盡心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教是不犯也。義而順者至極君臣之義而不悖德是義而順也。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寬而有辨者辨別也。臣之微舜之寬容治政不慢而有分別也。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引之者所以結舜德也。下威訓畏下明訓尊言舜之道德欲威懼於人則在下之民惟畏懼之故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者謂舜以德標明善人惟能得善人惟天下之人皆所以尊重之。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者如上帝之事不是虞帝其誰人能得如此乎案今尚書之篇以明堯德而云虞帝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且記者斷章而為義也。子言

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資謀也獻

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為君言也。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

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其死

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疏子言至益寡。正義曰不負於事不信曰誣。誣音無。此一節至辭欲巧廣明

君子事君之道又明君子為行須內外相副今各隨文解之。事君先資其言者言臣欲見君必須先謀度其言言定然

後見也。拜自獻其身者獻進也為謀既定乃拜見自進其身也。以成其信者謂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是故君有責於臣臣當竭力守節死於其所言也。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者以其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也。子曰事君也順死其言以竭臣力是受罪益寡少也。子曰事君

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人則望小利大言可以立大事也

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為君受之利故君子不以小

祿賞也入或為人為君子偽反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

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

有大小祿有多少。畜疏子曰至食吉。此一節廣事君勅六反下同豕吐亂反。疏之道依言大小而受祿。大言

入則望大利者入猶受也利祿也。大言謂立大事之言進入於君君所受納如此乃望大祿。小言入則望小利者小言

謂立小事之言小言進入受於君則唯望小利也。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祿各以其德能相

稱若小言受大祿則臣濫若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卦辭也。案易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不家食吉者言君有大畜積不唯與家人食之而已當與賢人食之故得吉此大畜乾下艮上之卦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願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引之者證君有祿而養賢賢有大小故祿亦有多少。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不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尙

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

乃與為倫友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此一節廣明臣之事君當以正直之道不下達者不以下細碎小事通達於君。不尙辭者不貴尙浮華之言辭非其人弗自者非其好人不身自與之相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此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大夫悔仕亂世戒其未仕者云靖共爾位靖謀也共具也言明君靖謀共具爾之爵位有正直之德者於是與也。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者式用也穀

善也。以用也言神明聽聆女德君若用其善人則當用女也。詩之本文如此。今記者斷章取義證明非善人不得與之相親。靖治也。爾女也。言為女之道。治理恭敬女之職位。若見正直善人於是與之為朋友。如此則神明聽聆女之所為。穀祿也。用此福祿也。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子曰邇臣守和

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宰冢

宰也冢宰宰治百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其過於外也。詩云

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瑕之

也謂猶告也。藏如字。疏子曰至忘之。此一節明臣事君諫諍之道遠而諫則調也者。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調佞之人望欲自達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者若親近於君而不諫則似如尸之受利祿也。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時猶似近臣不諫不知人事無辭讓之心如尸之受利然也。子曰邇臣守和者邇近也

和謂調和言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輔贊助於君守其調和
之事也。宰正百官者宰謂冢宰正治百官。大臣慮四方
者。謂二伯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冢宰但冢宰
居於中故言正百官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此小雅
隰桑之篇刺幽王之詩君子在野詩人念之云心乎愛此君
子矣瑕遠也謂勤也言念此君子遠離此不勤乎言近於勤
矣終當念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藏善也言中心善此
君子何日忘此君子矣詩之本文如此今記人所引此云心
乎愛此君子矣瑕之言胡胡何也謂猶告也言何不以事告
諫於君矣中心藏之與詩文同王肅以為藏善鄭亦然也皇
氏以為人臣中心包藏君惡不欲嚮人陳之非其義也凡諫
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唯大臣
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
侯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國
語又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
聃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
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是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

退則亂也亂謂賢否不別。易以故君子三揖而

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進難者為主人之擇已也退

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貪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

事君慎始而敬終輕交易絕子曰事君可貴可

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亂謂違

禮之疏子曰至為亂。此明臣事君亦當使賢與不賢分別

者謂賢愚別也。則亂者謂賢愚不別也。子曰事君慎始

而敬終者慎謂謹慎以盡忠是慎始也終謂終竟擇善為朋

友。子曰事君可貴可賤者言事君可使之貴可使之賤可

使之富可使之貧可使之生可使之死但不可使為亂也亂

也

也

也

也

謂廢事君之禮也熊氏以為可殺者謂臣可殺君引春秋殺君稱君若無道此非辭也子曰事君

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言尚忠且謙也辟音避難乃且反朝直遙反

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猶行也故君使其

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

事而退臣之厚也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則非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事或為身慎字本亦作古育字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為

之事言尊大其成禮子日至其事此廣明為臣事君之功也復扶又反疏禮軍旅不辟難者謂使之在軍旅

之中不辟危亡之難也朝廷不辭賤者謂在朝廷之中不

得辭其卑賤之所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行也

謂臣處其位而不行其事則近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

慎慮而從之者既必無辟故有此以下事也使之謂聘問師

役之事得志謂君使臣當已才雖當已才猶宜謹慎思慮從

君之命而行之必使成功也否則孰慮而從之者否謂君

所使之事非已本才也雖非已本才而君命無擇則彌孰思

慮而從行之終事而退者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已才而

幸得終竟竟即辭而退也臣之厚也者得志及不得志並

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

此易蠱卦上九爻辭案易蠱卦巽下艮上上九艮爻為山

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事也故不事王侯是不

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為之事引之者證臣之事君終事而

退是臣之厚重也注使謂至去也正義曰知使謂聘問

師役者以經云慎慮而從之又云孰慮而從之謂隨從其事

故知出使在外也云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

也者所以謹慎思慮而從就此事者是已之思慮所及欲其

必有成功故須慎慮也云否謂非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

於已利害也者謂此事非本已志當孰慮須思慮計謀此事於

君

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唯當為雖

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言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

於君則為君不易矣。易以政反

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

無良我以為君

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

小鳥賁賁於下。鵲字林作鵲說文作鵲音

疏子曰至為

七畧反姜居良反鵲士倫反賁音奔注同。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又明君之出命不可不慎為與上更端故言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者唯當為雖雖天子之尊不敢自專猶須受命於天然後行也。詩曰鵲之姜姜通於公子鄰風鵲之奔奔篇刺宣姜之詩其詩之意以宣姜通於公子頑母與子淫鵲鵲之不若故刺之云鵲自匹偶姜姜然鵲自匹偶賁賁然各當有匹今宣姜與公子頑私通不如鵲鵲也。○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者人謂宣姜無良善之行我君惠公反以此為小鳥賁賁亦爭鬪於下謂君無良善我等萬民以惡人為君也

子曰君子不以

辭盡人

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為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行下孟反下文并注同

故天下

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

是故君子於有

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

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

館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而無其實。賻音附費芳貴反饋其位反辟音避故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

小人甘以壞

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為交。醴徐音禮淡大敢反

又大暫反徐徒闕反注同酸悉官反酢七故反

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

飲盜賊也孔甚也餞進也。餞音談徐本作監以占反

疏子曰至用飲。前明事君之道此明君子之行不可

虛用其辭以事殊於上故言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者皆君子與人之交必須驗行不得以其言辭之善則謂行之盡善或發言善而行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者言有道之世則依禮所行外餘有美好猶如樹幹之外更有枝葉也。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者無道之世人皆無禮行不誠實但言辭虛美如樹幹之外而更有枝葉也。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者此經皆有言無實戒其不得虛言也。君子之接如水者言君子相接不用虛言如兩水相交尋合而已。小人之接如醴者小人以虛辭相飾如似兩醴相合必致敗壞。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者水相合為江河酒醴相合而久乃敗壞也。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饒者此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孔甚也饒進也言盜賊小人其言甚美幽王之禍。子曰君子不以口亂用是進益引之者證小人甘以壞。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譽繩也。譽音餘注同繩。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實。衣於既反食音嗣為于偽反。國風曰心之憂矣

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疏。子曰至歸說子不用虛言故此經明言當以實其事稍殊故言子曰。注譽繩也。正義曰言繩可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先須付度亦量之於心故以譽為繩也。案莊十四年左傳云蔡侯繩息媯以語楚子杜注云繩譽也繩既訓為譽譽亦訓繩鄭注以為此解。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者此曹風蜉蝣之篇刺曹君之詩言曹君好絮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亡故賢臣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則引詩斷章故義不與詩相當言虛華之人心憂矣我今歸此所說忠信之人引。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皆相與為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

已流卷五十四

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晏於諫反信誓本亦作矢誓。疏
且如字字林作思亦已音以說音悅覆反覆並芳服反。疏
子曰至焉哉。正義曰前經明其言當實此明言若不實則
怨及身口惠而實不至者言口施恩惠於人而實行不至人
則怨之故言怨及其身也。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者
諾謂許人之物責謂許而不與而被責若其有物許人不與
被責也。寧有已怨者已謂休已寧可有發初休已不許而
被怨許而不與其責大發初不與其責小。國風曰言笑晏
晏信誓旦旦者衛風氓之篇也婦人被男子所誘在後色衰
見棄追恨男子云初時與我言笑晏晏然和悅也信其言誓
且且然相思怨誠也。不思其反者謂今男子不思念其本
恩之反覆是男子不思之事如此則無如之何亦已焉哉言
恨之甚也引者證許
而不與被入所怨也。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
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
信辭欲巧。巧謂順而說也。穿音川窬音范。疏。子曰至
此明更申以情行相副故稱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者謂
不以虛偽善色詐親於人也。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言

情疏貌親而心不慤實恒畏於人譬之於細小人則穿窬之
盜也許慎說文云穿窬者外貌為好而內懷姦盜似此情疏
貌親之人內外乖異故云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
欲巧者既稱情疏而貌親故更明情貌信實所以重言之也
辭欲巧者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
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子言之
昔二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
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是故
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
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夏戶
嫁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
反。卜筮不相襲也。大事則
大事有事於大神。小事無時日有筮。有事於小神無常
有常時常日也。小事無時日有筮。有事於小神無常
事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順陰陽也陽為外
之。別乎四郊。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成是
別彼列反。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成是

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牲猶純也。○牲音全。純色也。本亦作全。注。

同齊音柔。疏。子言至百姓。○正義曰。此以下至於篇末。摠謂夏殷周。○皆事天地之神。明者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無非卜筮之用者。言皆須卜筮。唯九月大享帝於明堂不用卜也。故曲禮下篇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以其摠饗五帝。不知主何帝而卜之。故不卜矣。所以必須卜者。不敢以其私褻奉事上帝。故皆卜之也。○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者。以其事上帝。神明不敢自專。皆依卜筮。動合於禮。故夫子摠更結之。牲牲之等。禮樂之儔。柔盛之實。皆不違。龜筮是以此等所用。無虧害於鬼神。無見怨於百姓。以其無非卜筮之用。動順於禮。故也。○注。日月至尸也。○正義曰。冬至謂祭園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夏及四時皆卜者。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又云。祀大神。祭大元。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園丘。大元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大宰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

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案周禮祀宗廟。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帝。故唯解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日與牲尸者。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其牲日也。案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注大事則卜小事。則筮。○正義曰。此解經卜筮不相襲之事。既大事卜小事。筮是二者不相因襲也。此大事謂征伐出師及巡守也。其實是中事對小事為大耳。小事則筮者。若周禮。籥人有九籥。筮更筮成之。屬是也。此與曲禮文同。而注異者。各隨文勢也。注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正義曰。既有常時常日。而用卜者。亦不敢專也。故曲禮篇云。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又祭統云。雖有事於小神。無常必進斷。其志是雖有常日。猶用卜也。注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正義曰。此經皆論祭祀之事。故解小事云。有小事於小神。其實周禮小事。非唯小祀而已。既云小事。用筮而大卜云。凡小事。注卜者。彼謂大事中之小事。非此之小事也。注事之外。內別乎四郊。○正義曰。先師以為祭天而用辛。雖外用柔日。祭社用甲。雖內用剛日。殊別於四郊之祭。言用剛柔之日。不可與四郊同。其餘他事。今謂事之外。內別乎四郊者。謂四郊之外。為外事。若甲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馬之屬是也。四郊之內。為內事。若郊之用辛。及宗

已疏卷五十四

臣

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也故言別於子曰后稷之祀易

四郊外內別用限別以四郊為限子曰后稷之祀易

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富之言備也

恭儉者之祭易備也。易以疏詩曰后稷祀庶無

反注同傳丈專反下同共音恭詩曰后稷祀庶無

罪悔以迄于今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

乃至於今。迄許訖反處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

昌慮反下建國之處同疏子曰至于今。以前經明不

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后稷之事易富也者富

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也。其祿及子孫者以后稷祭

祀其辭恭敬其欲節儉神之降福故祿及子孫。詩曰后稷

兆祀者是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所以尊后稷配

禮庶幾無罪過悔恨故迄至子曰大人之器威敬

於今文武之時而王有天下子曰大人之器威敬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尊嚴皆用卜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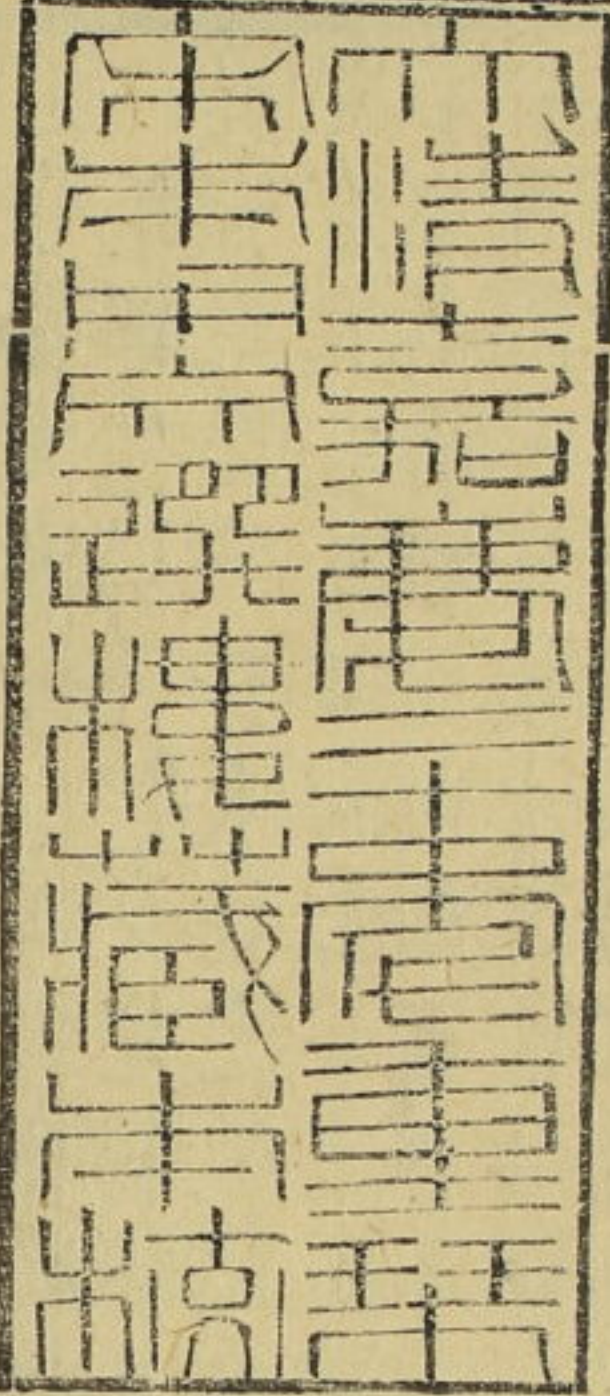
天子道以守筮守國之筮

有守筮者諸侯卑於天子有守國之筮謂在國居守有事而用筮。天子道以筮者天子在國既皆用卜若出行於道路之上臨時有小事之時則唯用筮也。諸侯非其國不以筮者諸侯降於天子若出行於外非其國境不用筮也。以其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筮尚不用卜其所建之國以否但寢室者謂諸侯既受天子所封不敢卜其所建之國以否但寢室者後宅及寢室須欲改易者得卜之故曰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者以建國之時摠卜其吉不待更卜處大廟所在以其吉可知。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者猶事稍異於上故更稱子曰敬則用祭器者言慎重其大事心有恭敬則用祭器言慎重其事也。是以不廢日月者摠明朝聘之時依其日月。不違龜筮者謂貢獻之物必先卜筮而來。以敬事其君長者所以朝聘之時必須如此者以恭敬事其君長不敢褻瀆故也。君謂天子言長者兼諸侯相朝小國之於大國也。是以上不瀆於民其上為此相敬不褻瀆於民言以直道接民。下不褻於上者謂以正事上不褻慢也。注謂征至其祥。正義曰知征伐出師及巡守者以前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據在國諸事今此云無筮又云天子道以筮又云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皆據將欲出行及在道之事故知此節以下不與上同是將出行下云天子道以筮此云無筮

是未之道也故知征伐出師若巡守欲發時也云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者謂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籒人云國之大事先籒而後卜出師巡守皆大事者也。所引春秋傳者襄十三年左傳文案襄十一年鄭先屬於楚今楚弱鄭又被晉收屬於晉鄭使良霄石彘告絕於楚楚人執之故謂楚人云先王卜征五年謂將欲巡守預先五年每歲卜之云歲襲其祥者襲重也謂歲歲恒吉重其吉祥而後始行若不吉則更增脩其德欲合楚脩德引者證巡守須卜也。注守筮守國之筮。正義曰此諸侯守國筮者非寢室改易之屬則唯用筮也若寢室亦用卜故下云卜宅寢室然此節皆明將行及出國之義而云守筮及卜宅寢室及不卜處大廟皆言國史之事者此舉國中以明在外內外內相明也。注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先王舊國而今封諸此諸侯初受封之時不卜者以天子因先王舊國而今封諸侯不須卜也若天子初建國則卜之故下注云卜可建國之處是不因先王舊國也。注謂朝聘若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正義曰但此章據出行朝聘之事故以朝聘解之則上文非其國不以筮是出外行也其實昏冠亦不用燕器也。用祭器也故左傳稱魯襄公冠季武子云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飾之是用祭器也。注用龜筮問所貢

獻也。正義曰鄭以天子無筮以下論出行在外之事故解此不違龜筮謂所問貢獻之物也前章云不違龜筮謂在國所卜諸事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四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五十四按勘記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節

子言至而信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 閩監本同毛本皆誤若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節

而無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也作身

子曰禘襲之不相因也節 惠棟云子曰禘襲節宋本分祭極敬以下另為一節

禮盛者以襲為敬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禮誤不

子曰至以倦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引之者證明此經不可繼之以樂之事也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證明此經不五字闕閩監毛本明此經誤祭極敬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節

子曰至遠恥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篤厚也揜謂困迫也惠棟按宋本作謂閩監毛本謂作被此本闕

言恭以遠恥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言字

子曰君子莊敬曰強節惠棟按云子曰君子節宋本分子曰狎侮以下為一節

肆猶放恣也惠棟按宋本如此岳本嘉靖本毛本衛氏集說並同此本肆猶放恣四字誤閩監本四字闕

子曰至畏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惠棟按宋本作注擇日至竟者

或擇日出使在外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同監本在誤有毛本在作於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節

瀆之言褻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也作之考文引宋板足利本同古本也上有之字

子曰至不告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易蒙卦辭○惠棟按宋本○作也此本也誤○閩監本同毛本也字脫

言童蒙初來問師師則告之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上師字闕閩監毛本上師誤者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節

無言不讎各本同石經同毛本讎作讐

利仁強仁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利字闕

此其言舍之何人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也上有之字足利本人作仁惠棟按云何休公羊作仁之也與康成所引不同盧文弼按云足利古本作仁之也與本書合

道有至義有考

各本並如此陳澧集說義上有有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蓋依注讀增

有義有攷

閩監毛本同岳本攷作考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下有攷攷成並

子曰至無失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事一種

惠棟按宋本作其事此本其事二字闕閩監毛本其事作各有衛氏集說亦作各有一種

非關利害而安仁也

惠棟按宋本作也此本也字闕閩監毛本也誤道

望免離於罪

惠棟按宋本作望此本望字闕閩監毛本望作求

右手是用之便也

惠棟按宋本作是此本是字闕閩監毛本是作使

然可履蹈

閩監毛本同浦鏗按云然下當脫後字

仁謂施以人恩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人作仁

傳稱諸侯春秋執大夫

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按云當云傳稱春秋諸侯執大夫各本誤

倒諸侯二字在春秋上

是唯義與道

惠棟按宋本與作為閩監毛本同

子言之仁有數節

武王烝哉

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此四字脫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此句

子言至仁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唯在我當身之主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主作上

言傳其所順天下之謀

閩監本同毛本所順天下作天下所順

子曰仁之為器重節

取數多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多有者字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

惠棟按宋本作度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

度誤庶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擬度宋本擬作擬是也

謂古賢聖也

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賢聖二字倒

雖有過不為甚矣

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為字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

足利本同

詩云温温恭人

惠棟按宋本作云宋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此本云誤曰閩監毛本同石經

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作詩云

言能成人道者少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利

本人作仁

移讀如禾汜移之移

惠棟按宋本作禾岳本宋監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禾誤水閩監

毛本嘉靖本並同按困學紀聞引亦作禾汜移與麥秀鋌對舉

惟鵠在梁

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惟作維釋文出惟鵠

彼記之子

閩本毛本石經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記其詩考列之詩異字異

義中釋文出彼記云本又作已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彼記

鵠鵠胡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胡作鵠

子曰至其服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幽王若能脩德如高山

閩監本同毛本如高誤有仲衛氏集說亦作脩德如高山

恭近於禮

惠棟按宋本上有故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故恭近禮

記是語辭

閩本同衛氏集說監毛本記並作其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節

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各本同毛本諸誤者

不為回邪之行要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要上有以字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言述行上帝德

惠棟按宋本有之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

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言作信

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即作節衛氏集說惠棟按宋本宋監本並同

行過不復循行猶不二過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行過作過行二作貳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岳本亦作過行嘉靖本足利本同宋監本二亦作貳

云自便習於此事之人耳

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自作吾宋監本岳本衛氏集說同

子言至便人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以此求施為仁道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為下有於字

以昭明道德尊事上帝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二本尊誤厚

過失即改以求處其厚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以上有是字

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至踰行所恥惠棟按宋本作

言物在水上稱浮如浮雲閩監本同毛本稱作輕

故此經名后稷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名作明衛氏集說亦作明后稷

不自謂已之仁聖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終記云凡三十一頁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節惠棟按云子言之節今父之親子節宋本合爲

一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子曰政之不行也節止爲第六十二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二

凱弟君子各本同石經同考文引古本凱弟作愷悌下放此按釋文出凱云本亦作愷出弟云本又作悌

子言至此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夏道尊命節

蠢而愚監本作蠢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蠢誤蠢嘉靖本閩毛本同釋文出蠢而音傷容反疏放此

子曰至不文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爾雅訓云菱諛忘也閩監毛本同孫志祖按云此爾雅釋訓文訓上當有釋字

殷人尊神節

凡以摯交接相施予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摯作費考文引古本同

殷人至無恥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罰以秋冬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罰作刑與左傳合

注云先鬼而後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云字

子曰夏道未瀆辭節

周人強民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強民云注同山井鼎云宋板強作疆注及疏同

子曰至窮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尚有限未褻瀆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限上有時字

子曰虞夏之道節

惠棟按云子曰虞夏節宋本分子言之曰後世以下另為一節

恥費輕實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輕誤強

子曰至此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文質再而復始

閩監毛本同山井鼎云宋本再作載

比殷家之文猶質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家誤周

此特明虞帝之美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特誤時衛氏集說亦作特

臣之微舜之寬容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臣之作臣下

子曰事君大言入節

入為君受之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為作謂宋監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

同釋文出為君

子曰至食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廣明事君之道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廣下有明字衛氏集說同

子曰事君不下達節

靖共爾位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共作恭釋文出靖共云本亦作恭

子曰至以女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為女之道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女作臣

子曰事君遠而諫節

子曰至忘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警獻曲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曲誤典浦鐘按云典當作曲國語韋昭注云公以下至士各獻諷諫之詩警陳樂曲獻之於王見左傳襄十四年疏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節

事君慎始而敬終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終誤忠疏放此

子曰至為亂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節

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山井鼎云古本者作有宋板同非

子曰至其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節

則不問其所費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所費石經問其所三字剜刻無所字

子曰至用餼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如似兩醴相合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兩作酒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節

稱人之美則爵之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美作善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美

子曰至歸說○所以前經君子不用虛言惠棟按宋本無子曰至歸說○所七字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節

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閩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恩誤思監本本恩誤不思疏放

此

子曰至焉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節

子言至百姓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閩監本同毛本事誤祀地誤

是有其牲日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其作卜衛氏

言用剛柔之日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言上有以字

外內別用限別以四郊為限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節

后稷之祀易富也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

恭儉者之祭易備也 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恭

子曰至于今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節

以上經明在國內事上帝神明 閩毛本同監本經明二

出師巡守皆大事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

預先五年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先作前

謂在國所卜諸事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本也字

禮記注疏卷五十四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禮記注疏

緇衣第三十三

陸曰鄭云善其好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為其名也緇衣鄭詩美武公也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其詩曰緇衣之宜兮徹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粢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為改制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

煩矣

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子言之曰此篇二十四章唯此一子言之後皆作子曰易以政反

下同苛音何錯七

疏

子言至此煩矣○正義曰此篇凡二十

故反本亦作措同
四章唯此云子言之曰餘二十三章皆云子曰以篇首宜異故也○為上易事者為上謂君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也○為下易知也者為下謂臣臣

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則刑不煩矣者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止不煩動矣然此篇題緇衣而入文不先云緇衣者欲見君明臣賢如。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此後乃可服緇衣也。

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為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好呼報反注同緇側其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注同巷戶降反巷伯小雅篇名愿音願還音旋祭七旦反衣緇衣上於既反下如字讒人本又依詩作讒人投畀必利反下同豺。大雅曰儀刑文王

萬國作孚 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者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者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者也。

疏 子曰至作孚。○正義曰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為民下所信。○好賢如緇衣者緇衣朝服也諸侯視

朝之服緇衣素裳鄭武公桓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願君久留鄭國服此緇衣服敗破則又作新衣以授之故以歌此詩是好賢之詩也。詩人以緇衣為鄭風之首故云好賢如緇衣也。○惡惡如巷伯者巷伯亦詩篇名也巷伯是奄人為王后宮巷官之長故為巷伯也。幽王信讒寺人傷讒而懼讒及已故作詩以疾讒也。其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是惡讒人之甚故云惡惡如巷伯也。○則爵不瀆而民作愿者此解好賢也。瀆濫也愿慤也君若好賢如緇衣則爵不濫而民皆謹慤也。○刑不試而民咸服者此解惡惡也。試用也言君惡惡如巷伯則刑措而不用民皆服從。○大雅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者此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辭儀象也刑法也孚信也言成王但象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萬國無不為信也言皆信敬之故云萬國作孚猶文王明德慎罰為民所敬也言引之者證上爵不瀆刑不試也。注緇衣至甚也。○正義曰緇衣者詩鄭風美鄭桓公武公詩也巷伯刺幽王之詩也故云皆詩篇名云緇衣之宜兮者言桓公武公並皆有德堪國君國人願之言德宜著此緇衣破敝我又欲改更為新衣云適子之館兮者鄭人云桓公武公既為卿士適子之館舍兮謂嚮卿士治事館舍云還予授子之粲兮者從館舍迴

還來嚮本國我即授子以粲餐兮也鄭人愛桓公武公之甚矣是奸賢也緇衣者諸侯朝服故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鞞故士冠禮云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鞞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知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知用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故知布也知素裳者以冠禮云素鞞鞞從裳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之助祭者則鞞用緇不與裳同色熊氏云立冠用黑繪爲之其義未甚明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

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格本也遜逃也。格古伯

反遜徒遜反亦作遁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

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涖臨也孫順也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

絕其世也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

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

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蚩尺之

反畔本或作叛俗疏子曰至世也。正義曰此一節明教

字非也任而鵠反疏民以德不以刑也。則民有格心者

格來也君若教民以德整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

云有恥且格。甫刑曰苗民匪用命者此尚書呂刑之篇也

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匪非也言苗民匪用命者命謂

政令言苗民爲君非用政令以教於下。制以刑者言制御

於下以嚴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者言唯作蚩尤五種虐

刑自謂爲法。是以民有惡德者以此之故民皆有怨惡之

德起倍叛之心。遂絕其世也者言三苗不任德遂被誅而

絕其世也。注甫刑至任德。正義曰此甫刑尚書呂刑也

而稱甫刑者案孝經序云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但孝經序

末知是鄭作以不案春秋實無甫侯國語云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又云齊許申呂皆由大姜然則呂即甫也案孔注尚書

侯有三苗者作亂案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者真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為亂三苗於高辛氏之末又為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為帝堯又以苗民為高辛氏之末也鄭以九黎為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為九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子曰下之事上也

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

言民化行不拘於言。行下孟反注同又如字。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甚者甚於君也。故好呼報反下皆同。

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言民之從君如

影逐表。惡鳥路反。景如字一音英領反。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

焉豈以盡仁

言百姓劬禹為仁非本性能仁遂猶達也。做胡孝反。

詩云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皆言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赫許百反。

王如字徐。疏。子曰至之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文以于況反。君者民之儀表不可不慎故此兼言上有其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焉者遂達也言禹立三年百姓悉行仁道達於外內故云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者言禹之百姓豈必本性盡行仁道祇由禹之所化故此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繼之後故必世乃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之時尹氏為大師為政不平故詩人刺之云赫赫然顯盛之師尹者民具爾瞻視上之所為引者證民之法則於上。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慶善也一人謂天子也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引者證上有善行賴及于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者是

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乎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為下土法引之者證君有善與為法式也。子

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

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

上矣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已心。長丁丈反說音悅詩云有棣德

行四國順之棣大也直也。角詩作覺行下孟反疏子曰至順之。正義曰此一節

贊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則天下之為仁爭先人者言上若好仁則下皆為仁爭欲先他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者章明也貞正也言尊長於人為君者當須章明已志為真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也。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者言上能化下如此則在下之人致盡行已之意以說樂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此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棣大也言賢者有大德行四國從之引者証上有其德下所從也。子曰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綉言言出彌大也綸今

有秩奇夫所佩也綉引棺素也。綸音倫又古。故大人

不倡游言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倡昌尚反可三言也不可行

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

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

相應也。行而行皆下孟反。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

儀淑善也僭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儀。子曰至于

曰此一節明王者出言下所傲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者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如綉者亦言漸大出如綉也。綉音麤於絲。王言如綸其出如綉者亦言漸大出如綉也。綉音麤於絲。故大人不倡游言者游言謂浮游虛漫之言不可依用出言則民皆師法故尊大之人不倡道此游言恐人依象之。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謂口可言說力不能行則君子不言也若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之類是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

行也熊氏云可行謂君子賢人可行此事但不可言說為凡人作法如此之事則君子不當行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故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者危高也如此化民則民言行相應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淑善也僭過也言為君之法當善謹慎女之容止不僭過於禮之容儀言當守道以自居引者証言行不可過也。注論今有秩嗇夫所佩也。正義曰案漢書百官公卿大夫表云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有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遊徼掌禁盜賊故漢書云張敞以鄉有秩補大守卒史又云朱邑為桐鄉嗇夫又續漢書百官表云鄉置有秩三老遊徼有秩郡所置秩百戶其鄉小者縣所置嗇夫案此則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耳名雖異其所佩則同張華云論如宛繩轉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道音導。

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稽猶考也議也。詩云慎爾出話。

敬爾威儀。話善言也。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於音烏注。同緝七人反熙許其反毛詩傳云緝熙光明也。

疏。子曰至敬止。正義曰此一節亦贊明前經言行之事。而禁人以言者禁猶謹也言禁約謹慎人以行使行願言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者謂初出言之時必思慮其此言得終末可恒行以否。而行必稽其所敝者稽考也言欲行之時必須先考校此行至終敝之時無損壞以否。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話善言也爾汝也謹慎爾之所出之善言以為政教故恭敬爾之威儀言必為人所法則引証言慮其所終大雅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緝熙皆光明也言文王之德嗚呼光。子曰長明乎又敬其容止引者証在上當敬其言行也。

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壹。貳不壹也。長丁丈反下君長同貳。詩云彼都人

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為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黃徐本作橫音悅

疏

者從容謂舉動有其常度○則民

德一者一謂齊一則萬人之德皆齊一不參差詩云彼都人士者此小雅都人士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之時君臣衣服無常故詩入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黃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者周謂忠信言都人之士行歸也○正義曰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云黃衣故云大蜡之服論語云黃衣狐裘故狐裘則黃衣也案詩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不云大蜡此云蜡者以正衣解之詩謂庶人有士行非關蜡祭之事故為溫裕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

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

其君矣

志猶知也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吉依注為告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疏

子曰

音誥羔報反 忒○正義曰為上可望而知也者謂貌不藏情可望見其貌則知其情○為下可述而志也志知也為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叙而知○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者吉當為告是伊尹誥大甲故稱尹誥則咸有一德篇是也言惟尹躬身與成湯皆有純一之德引者証上君臣不相疑惑○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者此詩曹風鳴鳩之篇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者証一德之義

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章明也瘡病也○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章義如字尚書作

善皇云義善也瘡丁但反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疏

子曰

直○正義曰章善瘡惡者章明也瘡病也言為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瘡病之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此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大夫悔仕亂世告語未仕之人言更待明君靖謀共其爾之祿位愛好正直

言此卷五十五
之人然後事之也引之者證
上民情不二為正直之行。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

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恣心也。共音故君民

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

惑矣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好如字

反。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

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儀當為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

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

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

行如字援音袁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上帝喻

板辟也卒盡也瘡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版布縮小雅

反注同宜丁但反本亦作瘡辟匹亦反字亦作僻同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叩匪非也叩勞也言臣不止於

使君勞之詩也。共音恭皇疏子曰至之叩。正義曰此

本作躬云躬恭也叩其恭反一節申明上經君臣各以

情相示則君之與臣各得其所。上人疑者謂在上之君多

有疑二則在下百姓有疑惑也。下難知則君長勞者若在

下之人心懷欺詐難知其心則在上君長治之勞苦。故君

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

姓或淫貪也言如此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

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君長勞如此則

君不勞臣儀行者儀當為義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不重辭

者重尚也為臣之法不尚虛華之辭不援其所不及者謂君

才行所不能及臣下不須援引其所不能及之事謂必

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其所不知者謂君有所不知其

臣不得煩亂君所不知之事令必行之臣能如此則君不勞

苦。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者上帝君也板辟也卒盡

也瘡病也言君上邪辟下民卒瘡皆困病引之者証君使民惑

之事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小雅曰匪其止共惟

王之叩者小雅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小人在朝不止

息於恭敬惟為姦惡使王之叩勞引之者証臣使君勞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

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言政教所以明賞罰。褻息列反。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

之不迪。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衍字耳

善。疏。子曰至不迪。正義曰此一節明慎賞罰之事。政

反。疏。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者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

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

為善也由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為惡由賞罰失所

故致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者

刑罰不中則懲勸失所故君上不可輕褻之。康誥曰敬民

乃罰者証刑罰不可褻也周公作康誥詰康叔云女所施刑

罰必敬而明之也。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為衍字迪道也

此穆王戒羣臣云今爾何監非是伯夷布刑之道言所

為監鏡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証重刑之義也。子

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

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

忠於君君不敬其

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此私相

親也。治音值比毗志反注同親也見賢溫。反下同。故大

也是民之道也。民循從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

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圖以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

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則大臣不

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疾猶非也。蔽必世反。葉公

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

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公楚縣

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

公也敗補邁反嬖必惠反徐甫詣反又補弟反字林方鼓反
賤而得幸曰嬖云便嬖愛妾莊后側良反齊莊也下及注同
適丁歷反齊莊。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
側皆反下同。

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其所當親也
教煩由信賤也賤者

無一。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
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音求爾雅云讎

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

克由聖克能也由用也。陳本亦作古陳。疏。子曰至由
字若已弗克見音紀尙書無已字。聖。正義

曰此一節明在下羣臣無問大小皆須恭敬謹慎又君無以
小臣而謀大事也。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富貴
已過也者沈氏云謂大臣離二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故百
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敬不足所
以致然也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
矣者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近之臣與上相親比故

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者邇近也言親近之臣
不可不慎擇其人道謂道路言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
人從之好邇臣惡則人從之惡也。君毋以小謀大者言君
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也。毋以遠言近者無得以遠
臣共言近臣之事也。毋以內圖外者無得以內臣共圖謀
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
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也則大臣不怨邇臣不
疾而遠臣不蔽矣者若能如此則外內情通小大意合大臣
不怨恨於君也疾猶非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而遠臣不被
障蔽故也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者此葉公願命
之書無用小臣之謀敗損大臣之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
者莊后謂齊莊之后是適夫人也無得以嬖御人之為非
毀於適夫人。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者言毋得以嬖御之士
非毀齊莊之士。大夫卿士者覆說言莊士即大夫卿之典
事者士事也注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正義曰
言近以見遠謂言近臣親比則遠臣不親比云言大以見小
謂大臣不治小臣治也故云互言之也。注大臣至陷害。○
正義曰由大臣執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大臣忌小臣或
小臣忌大臣所以內外交爭若共圖謀轉相陷害故所謀之
事各於其黨與大臣謀大臣與小臣謀小臣是各於其黨中

知其過失審悉也。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正義曰。正義曰。知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文云臨死遺書曰顧命者約尚書顧命之篇。子曰至由聖。正義曰此節明君不信用臣也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者謂在上不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此化民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羣小也。而教是以煩者言羣小被親既無一德政教所以煩亂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此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彼幽王初求我賢人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既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於我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証不親其所賢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者此尚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如似已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喪也。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畏慎也由

近人之故或涿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為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近附近之近注由近人同易以歧反下同狎徐戶甲反清如字又才性反洪本又作鴻涿音詠潛行為涿游音由侮亡甫反捍胡旦反格戶白反。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口費猶惠也言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為悖或為悖。費芳貴反注同數色角反覆芳服反又芳又反悖或為悖。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慎所可覆。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越之言覆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覆也。

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大音泰覆芳服反注同括古活反于厥度如字又大各反注同尚書無厥字歷其厥反又紀衛反一音厥女音汝礙魚起反本亦作擬射食亦反下同○**允合曰惟**

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

厥躬 允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以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允依注作說本亦作說兵尚書作戎笥司吏

反為說音悅下傳說同朝直還反**太甲曰天作孽不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 違猶辟也追逃也○孽魚列尚書作弗可追無以字辟音避○**尹吉曰惟尹躬天**

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

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吉音誥出注羔報反天依注作先西田反相息亮反亳步各反

疏 子曰至惟終○正義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小人溺於水者謂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疏於水溺覆沒也於水所覆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者言卿大夫多為水所覆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水不能自治也○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眾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皆在其所襲也者言小人君子大人等所以被沒溺者皆在於褻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者釋上三事所以致溺也此說水溺所由也水若遠於人而溺人者釋上三事所以致溺也此得用之沐浴而日日狎習不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誠忌至於洪波浪起亦猶習以為常故致覆溺也○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易狎者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狎是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溺人也○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竟此還釋溺口所由費惠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

記疏卷五十五

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出言駟馬追
之不及是難悔必為物所憾所以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
是溺人也。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
下民之情常自閉塞不通人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
故云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則必
詐卒難告喻故人君當敬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則必
怨畔則國無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可褻慢終致怨
畔是溺人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者伊尹戒大甲
辭言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者虞謂虞
人機謂弩牙言為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往
省括于厥度則釋者謂已心往機問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
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為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已
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羣下然後乃施之也。兪命曰惟口
起羞惟甲冑起兵者此尚書篇名傳說戒高宗之辭口為榮
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入所賤故起羞辱也甲冑罰罪之
器若所罰不當反被兵戎所害故甲冑起兵也。惟衣裳在
於人惟所施于戈之事當自省已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
人。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自然有非由
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孽亦可從移辟災是可違也。自作孽

不可以道者已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到禍害故不可逃
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者吉當為告天當為先
言伊尹告大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
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周謂忠信
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君
亦得終久也引者証人君若脩德行善則能終。注難親至
深淵。正義曰言德易狎而難親若其終始易親則全無溺
人之事由其初則易狎後則難親當恒肅敬如臨深淵水若
不肅敬則致陷害故云溺人也。注兪當為說。正義曰尚
書序云高宗之臣傅說也說作書以戒高宗也。注尹吉至亳
西。正義曰云尹吉者上經已解尹吉為尹告故此云亦誥
也云天當為先者以天字與先者以天字與先相相似故為先
也云忠信為周者國語文也云伊尹言尹之先祖者鄭君不
見古文尚書故云伊尹之先祖據尚書是大甲之篇言尹之
往先見夏之先君是身之往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云伊尹
始仕於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為誥之時
復歸于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為誥之時
就湯矣與尚書同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

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子曰民以

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

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

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好呼報反齊

側皆。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

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

正卒勞百姓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

為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昔

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摠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

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清舊才性反一云此詩協韻宜如

字上先正當音征誰能秉國成毛詩無能字勞力報反注勞

來同詩依字讀長丁丈。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

反來力再反與音餘。

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

字也君雅周穆王

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

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

怨天言民恒多怨為其君難。雅音牙注同尚書作牙夏日

戶嫁反注同尚書無日字資依注音至尚書作咨連上句云

怨咨祁巨依反徐巨。疏。子曰至曰怨。正義曰此論君人

尸反字林上尸反。相須言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

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此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

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絜國家所以安

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

卒勞百姓者卒盡也言詩人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

日誰能執國之八成又當謙退之不自為正者得其正道能

用仁恩盡勞來百姓言今無復有如此之人疾時大臣惟專

功爭美各自為是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者此穆

王命君牙之辭也言民心難稱所怨恒多夏日暑熱及雨天

已流...

右

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
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
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皆成事品式以聽治於人。注
雅書至字也。正義曰言古牙字假雅字以為牙故尚書以
為君牙此為君雅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
作資字鄭又讀資當為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子曰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

類也類謂比式。行下孟反下行子曰言有物而

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

名物謂事驗也格舊法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

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質猶少也多志謂

知孰慮於衆也精或為清。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

庶言同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

待洛反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疏子曰至一也

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則義不一行無類也者若身

之不正言之不信則於義事不能齊壹行無有比類言行之

無恒不可比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物謂事之微驗格

謂舊有法式言必須有微驗行必須有舊法式既言行不妄

守死善道故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名志俱善欲

奪不可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者雖多聞前事當簡質而

守之。多志質而親之者謂精細而知孰慮於衆要畧而行

親之。精知畧而行之者謂精細而知孰慮於衆要畧而行

之此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者自由也師衆也虞度也庶衆也成王戒君陳云言出

入政教當由女衆人共知謀度若衆言皆同乃行之言政教

當由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者此曹風鳴鳩之篇

刺曹公不均平也言善人君子其儀一也。子曰唯君子能

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正當為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

朋友。好呼報反下皆同正音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鄉方喻輩

傲利其友無常也。鄉許亮反。又音。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

疏子曰至好仇。正義曰此一節明其朋友之事。君子能愛好其朋友。匹偶以下云。

君子好仇。故知此正為匹也。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言。鄉方皆猶輩類也。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言君子善者。則為朋友也。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為異。是朋友不善者。則可憎惡之。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無恒定也。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由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此周南關雎之篇。詩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則斷章云。君子之人。以好人為匹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

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疏子曰至威儀。正義曰此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一節明交友之道。唯善是

仇。以威儀相攝佐也。則好賢不堅而惡不著也。者以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而富貴則重絕之。則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故云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者。此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太平之詩。於時朋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子曰私惠

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疏子曰至周行。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唯以又知字。德是與。私惠不歸德者。言人以私小恩惠。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言不受其惠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小雅鹿鳴之篇。言文王燕飲羣臣。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忠信行道也。惟以忠信正道。以示我不以褻瀆邪辟之物而

相遺也。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

做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

成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做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軾音式做鄭婢世反敗也庚必世反隱蔽也人苟或言之一本

葛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

已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疏

○葦徒南反射音亦注同厭於豔反後皆同令力呈反

子曰至無射。正義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將欲明

之故先以二事為譬喻也。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者言人苟

稱家有車必見其車有載於物不可虛也言有車無不載也

○苟有其衣必見其做者言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所著之

衣有終做破也不虛稱有衣而無做也。人苟或言之必聞

其聲者既稱有言必聞其聲不可有言而無聲也。苟或行

之必見其成者人苟稱有行此事必須見其成驗不可虛稱

有行而無成驗也葛覃曰服之無射者此周南葛覃之篇美

后妃之德也詩之本意言后妃習絲綌之事而無厭倦之心

此則斷章云采葛為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言

做。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

言之則行不可飾也從猶隨也。行從下孟反下則行下注以行同故君

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

小其惡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為顧聲之誤也。寡音顧出注。詩云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

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玷丁

簞反又丁念反下及注同摩莫何反。小雅曰允也君

子展也大成允信也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

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與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

已充卷五五

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與音釋周田觀文依注讀為割申勸寧召尚照反本亦作邵近附近之近王疏。子曰至厥躬。正義曰此一節明重言之事于况反疏。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者從隨也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當須實不可虛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者謂行在於前言隨於後論說於行則行當須先實不可虛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者以其言行相副之故君子當顧言而行以成其信也。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者必須以行為驗不用虛辭為此之故於行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此言語玷缺不可為而改之是無如之何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者此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允信也言信實矣君子謂宣王展誠也誠實矣而大成大平也引之者証言信為本。君奭曰昔在上帝者此周公告君奭之辭也上帝天也言往昔之時在上天也。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為割田當為申觀當為勸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勸文王之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者以文王誠信故天命之引之者証言當誠信也。注與召至下也。正義曰案周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經云公曰君奭是與為召公名也謂周公既致政仍留為大師召公謂其貪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名篇為君奭故云尚書篇名也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為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為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為寧王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者謂今文尚書讀此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三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周田為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割之言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為蓋謂天蓋申勸之禮尚書猶為割謂割制其義與此不同。子曰南人有言曰

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恒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

也。與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

告以吉凶之道也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

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惡德無恒

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母與惡德之人也民將

立以為正言放傲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

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

也純或為煩。允音悅母音無放方往反傲戶教反

易曰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

以差猶辱也偵問也問正為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為常

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為常德是亦無恒之

人也。偵音貞周疏子曰至子凶。正義曰此一節明為

易作貞幹古半反疏人臣之法當有恒也。人而無恒不

可以為卜筮者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

行無恒不可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

人而況於凡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者小雅小旻

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性行無恒數誣卜筮故云我龜既

厭倦於卜不於我身告其吉凶之道也引之者証無恒之人

不可以為卜筮也。允命曰爵無及惡德者此尚書傳說告

高宗之辭云祭祀之末爵人之時無復及此惡德之人惡德

無恒者也。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者純皆也言若爵此惡

德之人則立之以為正事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爵此惡德

之人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言無恒之人不可祭祀也。

事煩則亂者言若使無恒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

事煩則致亂也。事神則難者若使惡德之人其事鬼神則

難得其福。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恒卦九三爻辭言

人若不恒常其德故承之羞辱引之者証人而無恒其行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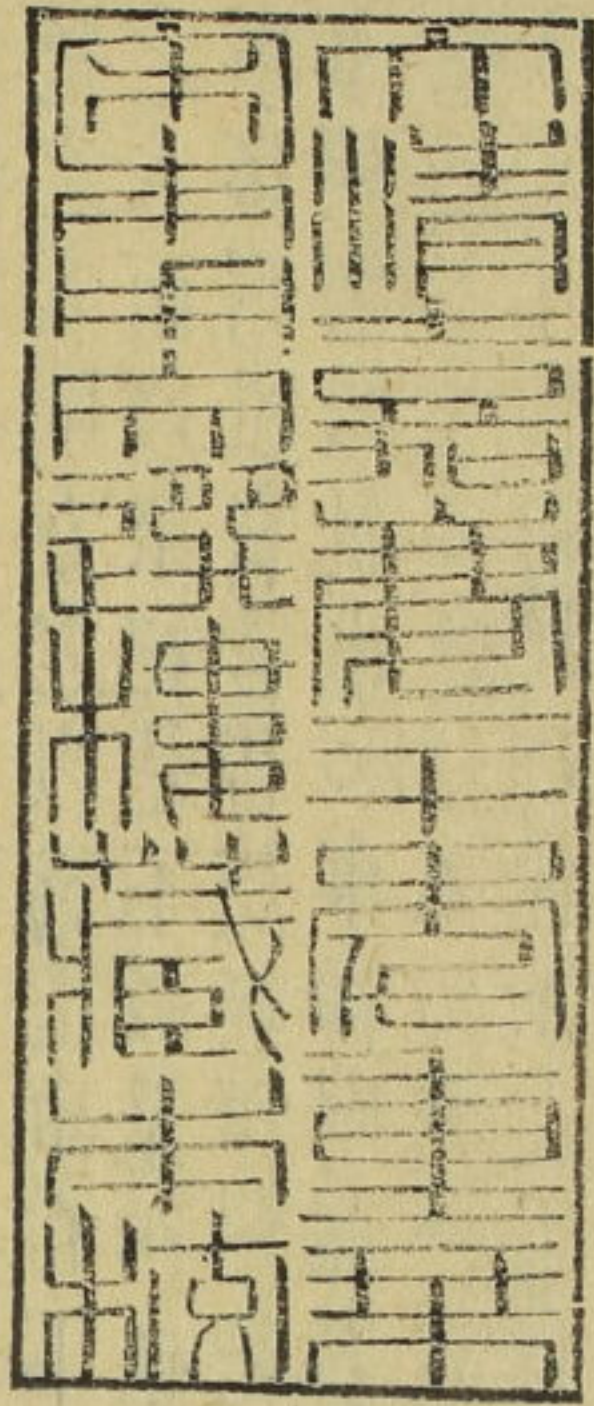
也。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恒卦六五爻辭偵正也

言恒常其德問正於人婦人吉也以婦人不自專常須問正

於人故得吉夫子男子也當須自專權幹於事若問正於人

體在巽巽為進退是不恒其德也又互體為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云問正為偵者此恒其德偵恒卦六五爻辭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為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悅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為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為進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五十五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節

則刑可以措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以錯云本亦作措。按措正字經傳多假錯

為之

子言至煩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為上易事者

閩監本同毛本者上衍。惠棟按宋本作也是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節

子曰至作孚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為王后宮巷官之長

閩本作官考文引宋板同此本官誤宮監本同毛本官誤伯

子曰夫民節

子曰至世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不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不作否

子曰下之事上也節

如影逐表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影作景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按景影古今字

言百姓勸禹為仁非本性能仁惠棟校宋本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

說同考文云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也字闕閩監毛本脫勸字岳本作微衛氏集說釋文同宋監本作效嘉靖本作効○按效正字微乃效字之或體廣韻云効俗效字此又因効而誤作勸

甫刑曰惠棟校宋本作曰石經宋監本衛氏集說同此本曰誤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

子曰至之式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豈必本性盡行仁道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行作有衛氏集說同

謂承離之後惠棟校宋本有亂字此本亂字脫閩監毛本同

證民之法則於上惠棟校宋本作之此本之誤具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之

證君有善與為法式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為上有下字衛氏集說同

子曰上好仁節

子曰至順之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則天下之為仁爭先人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天字是也

子曰王言如絲節

其出如綽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綽作緇

子曰至于儀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不嘗過於禮之容儀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容儀二字

百官表

惠棟云續漢書有百官志無百官表東觀漢紀有百官表然文係司馬書作表者誤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節

子曰至敬止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誘道在下以善言使有信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使下有言字

子曰長民者節

子曰至所望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民德一者一謂齊一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一者一謂二一字作壹山井鼎云

宋板一作壹下皆同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節

子曰至不忒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咸有一德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一作壹下一德純一一德並同

子曰有國者節

有國者

石經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國下衍家字衛氏集說同陳澧集說同石經考

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無家字

章善癘惡

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陳澧集說同宋監本岳本善作義石經初刻作善剞刻作義釋文出章

義云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章義○按義字是也

子曰至正道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共作恭○按詩鄭箋共訓具則非恭

字可知

靖謀共其爾之祿位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其作具

證上民情不二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二作貳

子曰上人疑節

臣儀行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臣儀行毛本行誤刑

言臣義事君則行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事下無君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上帝板板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版版云注同。按版板古今字

下民卒瘞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卒誤作釋文出卒亶云本亦作瘞

惟王之印

各本同坊本惟作維

子曰政之不行也節

敬明乃罰

各本同毛本明誤民疏敬明乃罰者同

子曰至不迪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証重刑之義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六十二終記云凡二十九頁

子曰大臣不親節

惠棟云子曰大臣節子曰小人溺於水節宋本合為一節。惠棟按

宋本自此節起至子曰南人有言日止為第六十三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圖以謀也

閩監本同毛本以作亦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監本同

賤者無一德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一作壹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

同

若已弗克見

惠棟按宋本作已石經同釋文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已誤已閩監毛本嘉靖本同

子曰至由聖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與上相親比故也惠棟按宋本作故此本故誤政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故字無

子曰小人溺於水節

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岳本自上有而字釋文潔作絜。按絜潔

正俗字

則遂扞格不入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扞作捍釋文出捍格。按說文有

扞無捍

難卒告諭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難卒衛氏集說難卒作卒難案疏亦作卒難

太甲曰毋越厥命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太作大岳本同釋文同下太甲同

往省括于厥度則釋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文出于厥度云尚書無厥字則此有厥字可證宋大字本宋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厥字

天作孽閩本嘉靖本石經釋文衛氏集說同毛本孽作孽岳本同監本誤孽下自作孽同

不可以追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可以追云本又作追。按追正字踰俗字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各本並同坊本天作先依注改

多為水所覆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覆下有沒字

伊尹戒大甲辭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辭上有之字

亦可從移辟災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從作徙

若脩德行善則能終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終下有也字

得諸傅岩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岩作巖

以天字與先者補按六字誤衍

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咸陽當作陽城後漢書郡國

志注引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是也陽城對偃師言則亦為西矣

子曰民以君為心節

身必安之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必誤

君雅曰節

資冬祁寒

惠棟校宋本作祁宋監本石經岳本同此本祁誤祈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祁寒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南宋中箱本並作祁注祁寒放此疏同

子曰至曰怨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論君人相須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人作民

今此本作資字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字字

子曰下之事上也節

政教當由一也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一作壹宋監本岳本同疏則義不一行當由一也放此

子曰至一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亦質少而親之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少作守毛本同

其威儀齊一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一作壹下齊一同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節

子曰至好仇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輕絕貧賤節

子曰至威儀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閩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惡誤也

子曰苟有車節

葛草曰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覃作草

服之無射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無作毋

令君子服之無厭 閩監本嘉靖本同毛本令誤今岳本同

子曰至無射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行誤以

子曰言從而行之節

尚可磨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磨作摩。按摩正字磨俗字

皆在上帝 惠棟校宋本宋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昔在二字倒衛氏集說

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昔在

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段玉裁校云宋監本無之字

子曰至厥躬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三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尙書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三者謂三字作元謂二字

禮尙書猶為割 閩監毛本作禮浦鐘按云禮當孔字之誤案此本禮作礼與孔字形相近

子曰南人有言曰節

母與惡德之人也 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宋監本母作無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

母予云音無

問正為偵 惠棟校宋本作正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正誤不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

作問正於人為偵

子曰至子凶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尙書傳說告高宗之辭閩監本同毛本傳誤傳

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按閩監本衛氏集說此本事則下○衍毛本事則下

空闕亦非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七經四千一百一十六字注四千六百一十一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七經四千一百一十八字注四千六百四字

禮記注疏卷五十五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六

奔喪第三十四

陸曰鄭云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奔歸之禮實曲禮之正篇也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歸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注又引逸奔喪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此奔喪禮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為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為主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禮記卷五十六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

又哭盡哀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懼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聲也哭空木反使色更反注同悵都達反

亦聲也哭空木反使色更反注同悵都達反疏奔喪至盡

日此一篇摠明奔五服之喪也從始聞至於喪所成服之節

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故鄭注云雖

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鄭必知五服皆然者以下文云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別云唯父母則

知以前兼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

五服也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為位辟音避分扶問反又方云反別彼列反唯父母之喪見

星而行見星而舍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冒亡北反又亡報反著張慮反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為于

市朝為驚眾也辟音避朝直遙反為干偽反望其國竟哭斬哀者也自是哭且遂行

○衰七雷疏遂行至竟哭○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在路

反後皆同至其國竟奔赴之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

后行者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已私喪廢於公事

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已也○注成喪服得行則行○正

義曰鄭云此者恐成服之後即便得行故明之云若成服已

後得行則可行若未得行即不可行○注感此念親○正義

曰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眾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

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感此念親也凡聞

喪若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為位即奔之

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雖父母之喪既聞喪而哭又為位

更哭也○注斬衰者也是哭且遂行○正義曰以下云齊

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且遂

行雖云斬衰其實至於家人門左升自西階殯東

母之齊衰亦然也

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

固自喪服矣○括古活反祖徒旱反去羌呂反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

已殯者位在下。鄉許亮反。下西鄉同。龍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

成踊也。其未小斂而反位哭踊。反位哭踊。絞古。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送賓反位有。

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眾主人。

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

廬也。闔戶臘反。相息亮。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

二三哭猶括髮袒成踊。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

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

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不以數也。色主反本。

亦作不以爲。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三日三。

數數色具反。喪服杖於序東。疏。至於至如初。正義曰。此一節明父。

節明父母之喪奔入中門之左也。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爲。

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故不忍當。

阼階也。故升自西也。括髮袒者喪已經日不筭纚。故即括髮。

袒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筭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此。

所奔者謂主人也。故下云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

此既親拜賓故知主人也。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

免此下文云又哭括髮袒故知爲父也。此謂未成服也。故下。

云三日成服。襲經于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非謂。

堂上之序東也。送賓皆如初者謂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

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

猶括髮袒成踊者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

下之東西面位也。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者謂於堂。

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注未成服者。

素委貌深衣。正義曰。知素委貌深衣者案曾子問篇云。壻。

親迎女在塗遭喪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

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

也。注云已殯者位在下。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訖降自。

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

下也。○注襲服至哭踊。○正義曰云不於又哭乃經者案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俛于堂降成踊乃經於序東在家小斂當奔之禮又哭既小斂著經則台又哭乃經故云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者謂威儀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經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云不散帶者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云既小斂帶經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知此絞帶非象革帶之絞帶而必以爲經之散垂而絞之者是以雜記云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彼帶經謂經之垂者是主人成經之後明知此絞帶亦謂經之散垂而絞之故不以爲象革帶之絞帶也且要帶爲重象革帶之絞帶爲輕此絞當舉重者不應舉輕之絞帶故以爲絞經之垂者注又哭至爲數。○正義曰知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故知此皆升堂也引雜記云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者彼云三踊夕無踊唯稱三踊此云三哭而不踊故知夕雖哭而不踊故數夕哭但云三哭不袒者以小記篇云三日五哭三袒既云三袒故知夕不袒也。○注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正義曰知在序東者。○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約士喪禮文。

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

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

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爲于僞反注變於爲父下注爲母皆同齊音咨下同免音問下及注皆

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

送賓 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 丈夫婦人之待之也

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

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 疏 奔喪至變也。○正義

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曰此一節明奔齊衰以下之喪。○注不升至母也。○正義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者解前文奔喪升自西階此云中庭北面故云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繼統於主人

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也
下文云奔母之喪則前經升自西階者是奔父之喪此云奔
母之喪者其實奔父母喪亦升自西階故下經奔母之喪直
云西面哭不云升從上文也云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
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來至
喪所乃改服襲經帶若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
改服也今此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是輕喪在路之上
已改服著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所奔之喪雖有輕喪
不來至喪所無改服之上改服著麻故云明所奔喪雖有輕
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為謂奔齊衰之喪不至喪所
謂不升堂全不解注意其義非也此麻則帶經變文耳云凡
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者此奔齊衰之喪經云
免麻于序東即位袒是袒在於位也免麻于序東麻即襲也
序東在位北隱映於序是袒襲不相因位也云此麻乃袒變
於為父母也者以此經先云免麻乃云即位袒案上文父母
之喪先云括髮袒乃云襲經于序東是與父母異也故云此
麻乃袒變於為父母也○注又哭至時也○正義曰鄭知又
哭三哭如始至時者以上奔父之喪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
踊如初至則知齊衰以下之喪又哭三哭皆如初至時○注
待奔至入也○正義曰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者釋所云

不變義也禮以變為敬若有容則拜賓與之成踊示敬賓故
變也今此奔者是骨肉之恩哀則哀矣則不須為變明不如
賓客也云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者言主人男女待此奔者應就初哭成踊下而言之今方於
三哭以後言之者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為次序非唯初
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為次序非唯初
至如此至主人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
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入此謂男子奔喪
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下文
婦人奔喪東髮即位與主人拾踊注云拾更也主人與之更
踊賓客之是待婦人為賓客禮以婦人外成適他族故也雖
以賓客待之亦為異於賓客之禮故雜記云婦人奔喪入自
闈門升自側階注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異於女賓若女賓則
喪大記篇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今此入闈門是異於女賓
以婦人雖是外戚以奔夫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
屬不得全同女賓故也

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
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

括髮

為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疏奔母至括髮則同。而免本或作而不免者非

經論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賓送賓。注為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為父也。正義曰此文又哭不括髮與喪服小記篇云又哭而免其理雖同其日則異於喪服小記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婦人奔喪升自

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即位與主人

拾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髮髮於東序不髮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

纒大紒曰髮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髮側瓜反紒其劫反注同闈音違舊音暉去起呂反纒色買所綺二反紒音計更音疏婦人至拾踊。正義曰此婦人奔喪之禮也庚下同疏注婦人至客之。正義曰婦人入者由闈門知入自闈門者雜記篇云以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御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闈門人也闈門謂東邊之門云髮於東序者以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髮於東序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

故雜記云升自側階云不髮於房變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髮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髮於室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髮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髮於東序耳此文據天子諸侯之禮案大記云婦人髮帶麻于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云去纒大紒曰髮者鄭注士喪禮云髮之異於髮髮者既去纒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

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

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紒帶哭

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

哭於墓為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相息亮反下同為于偽反遂冠歸入門左

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

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

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

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

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

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祖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為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冠音官。祖音但殺色界反下哀殺同復扶又反期音基下同。為

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

如奔父之禮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為母

于偽反注及疏奔喪至之禮。正義曰此一節論既葬之

下為父同。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者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自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為四日於此日成服則五哭矣相者告

事畢謂成服之日為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為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相者告事畢不復哭也。注主人至事也。正義曰鄭注嫌經云主人是適子故云主人謂在家者必知然者以奔喪者親自拜賓是奔喪者身為主人不得待者為主故云謂在家者也云哭於墓為父母則袒者以下文云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除喪畢尚括髮袒明葬後歸為父母袒可知也云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釋所以墓所初哭成踊則告事畢者以墓所既括髮經絞帶拜賓之後於此墓所更無事也。注又哭至五哭。正義曰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今經云又哭三哭但云括髮不云袒者既葬已後哀情稍殺故也云成服之朝為四哭者以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為五也云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若其未期之前在家者猶朝夕哭則知奔喪者亦朝夕哭云其五哭相者告事畢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故鄭云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注壹括髮至者同。正義曰壹括髮謂婦入門哭時者鄭恐壹括髮是墓所括髮入門則不括髮故明之云壹括髮謂入門哭時者謂以筵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此乃言為母異於

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釋為母異於父應從上文及殯奔母之喪而言之今乃於不及殯後始言為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若不及殯處而言之則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摠明前也故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免麻于東

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

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

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

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

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

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

也字疏齊衰至事畢。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也。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總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注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正義曰今案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摠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為之得襲故言襲。注為父至字也。正義曰知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者案上文為父不及殯婦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下文云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是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也云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者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聞喪不袒輕喪而袒非其宜故知經之袒衍餘之字也

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

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

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

得為位位有鄴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鄭子短反處昌慮反下之處

同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

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

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

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不言就次者當從其

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疏

聞喪至如初。正義

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聞喪不得奔者謂以君

命有事其事未了故不得奔喪也乃為位者謂以君命使故

覆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經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三

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者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為四

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而迎之

去即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訖亦可以止者也不云相者告事

畢禮文略也。注聞父至可也。正義曰知聞父母喪而不

得奔謂以君命有事者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為位當須速

奔今乃為位故知以君命有事也云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

此踰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又哭謂不於明日之又哭此經

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為又哭於此哭後乃

經絞帶與明日又哭別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

時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經則此亦當又哭乃經今於聞喪之

日即經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

可加經帶也。注其在至以止。正義曰在官謂在官府館

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

就次云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者此經唯

云五哭不云哀止知可以止者若成服之後恒常有哭何須

特云五哭之文明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哭斷之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

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

哭

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於墓而歸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

於服與之哭不踊

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

疏

若至不踊。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往東東至而歸。正義曰以東方是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即主人之位云如不及殯者也以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文東即主人之位除喪之後奔其位如不及殯之時云遂除於墓而歸者以經云遂除於家不哭鄭恐來至家始除服故自齊衰明之云遂除謂墓所遂除服至於家不復哭也

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疏

自齊至免麻。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

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祖

成踊

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為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

成踊

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為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

更爲位而哭皆可乃行。離力智反

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

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

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

賓

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說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之朝朝且也下同

數色主反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齋子西反資糧也一音咨

疏

凡爲至而往。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爲位及免經成服之禮。三日

五哭者謂初聞喪爲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摠爲五哭所以三日爲五哭者爲急欲奔喪以已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注謂無至乃行。正義曰已聞齊衰以下之喪既不銜君事又無私事故可得早奔唯以已之私事未得奔者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於事爲重唯

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為鄼列之位今若銜君使命聞齊衰以下輕喪不敢以私害公不敢顯然為位此言為位故知無君命自以私事未得奔齊者云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者齊衰以下於聞喪之處已哭哭罷更為位而哭可行即行以齊衰以下皆然故云皆也。注數朝至拜之。正義曰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唯三日數夕哭為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為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內為五哭故數夕哭為五哭經文不同故鄭注亦異云亦明日乃成服者鄭恐三日為五哭恐數聞喪三日亦成服故云明日乃成服以成服必除初聞喪為三日也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者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摠明之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摠結於上也。注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正義曰以外喪恩輕故哀情緩也道路又遠容待齋持贈賵之物故成服乃去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
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差初佳反又

初宜反 **疏**齊衰至而哭。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喪所至之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喪者降服大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

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
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

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為位矣 **凡為位不奠**
以其精神不在

乎是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此臣聞未奔為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 **大夫哭諸侯不敢**

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 **拜賓**
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辭為主。辟音避 **諸臣在他國為位而**

哭不敢拜賓
謂大夫士使於列國。使色吏反 **與諸侯為兄弟**

亦為位而哭
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凡為位者壹袒**
謂於禮正可為位而

哭也始開喪哭而祖其明日疏哭父至壹祖。正義曰此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祖也。哭之處案禮弓云帥吾哭諸寢與此異兄弟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哭諸寢門外與此同其不同者熊氏云禮弓所云般禮也此所云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已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為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注壹哭而已則不為位矣。正義曰此明諸哭者本無服故但哭不為位案禮弓云申祥之哭言思與哭嫂同為位者熊氏云異代禮也此文朋友喪將欲奔故先作一哭若朋友已久雖聞喪則不復哭故禮弓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注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為主。正義曰知哭舊君者以下文云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是於他國為位而哭見事之君則知此是哭諸舊君也。注族親婚姻在異國者。正義曰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為臣身又無服故暫為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故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

斬是也若君之姑姊妹之女來嫁於國中者則有服故雜記云諸侯之外宗猶內宗是有服也。注謂於至祖也。正義曰此謂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為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為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前文所云者是也。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也。

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為于

偽反下注各為同拾疏所識者至而踊。正義曰此一節其劫反便婢面反。論哭所識者也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皆為之成踊者雖相識輕亦為之成踊也皆賓主治之。從主人北面而踊者主人在墓左西嚮賓從外來而北面踊便也主

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北面而踊也。凡喪父在

父為主 與賓客為禮。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

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也。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

祔則宗子主之。祔音附。親同長者主之。父母沒如昆

主之。長丁。不同親者主之。從父昆。凡喪至主之

丈反如若也。弟之後。正義曰此一

已流卷五十六

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土襲而后拜之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疏凡奔至拜之。正義曰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者謂大夫來至弔此奔喪之士其奔喪者先祖拜之成踊之后然後襲衣尊大夫故先拜而後襲於土襲而後拜之者謂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甲故先襲而後拜也。注主人至成踊。正義曰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乃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已踊及襲經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經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已禮踊襲經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云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為之成踊者以此經袒云袒拜之成踊其餘經本云大夫後至袒拜之為之成踊與此經文字多少不同故云或曰

問喪第三十五

陸曰鄭云問喪者善其禮所由也疏正義曰案

鄭曰錄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鄭氏注

孔穎達疏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親父母也雞斯當為

笄纏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纏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中緇頭笄纏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雞斯依注為笄纏笄音古兮反纏色買反徐所綺反跣悉典反扱初洽反衽而鳩反又而甚反注同怛都達反腎市軫反乾肝並音干肺芳廢反漿本亦作漿子羊反糜武皮反本亦作糜同粥之六反字林與六反云淖糜也飲音蔭食音嗣去冠起呂反耶似嗟反亦作邪禡亡聽反本亦作猶藏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才浪反脾婢支反

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言人情之中外相應

夫音扶應應對之應

三日而斂在然曰尸在棺曰柩動

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

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

也婦人不宜袒故發曾擊心爵踊殷殷田田

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

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

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

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斂力豔反下同柩

其又反懣亡本反又音滿范音悶下同殷殷並音隱壞音怪

字林作敷音同辟婢尺反徐扶亦反注及下皆同拊芳甫反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

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

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

否。汲音急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

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

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說反哭之義也。上時掌

反復扶又反下復反復生皆同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

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

說虞成壙而歸不敢入處

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

親之在土也

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為入宮。壙古晃反倚於綺反苦

記禮記卷五十六

七

始占反草也枕之蔭反塊苦對反又苦怪反土也

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

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勤謂憂勞或

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怪其遲也曰孝子親

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

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

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

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

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

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匍匐猶顛蹙或作扶服○匍音蒲又音扶匍蒲北反又音服衰

色追反爲于偽反下注相爲爲衰同斷決丁段反或問曰

冠者不肉袒何也怪衣冠本之相爲也○冠音官曰冠至尊也

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言身無飾者不

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免音問注及下皆同褻息烈反著張慮反又張畧反廣古曠反

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

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

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

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

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胷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禿吐祿反無髮也偃

於踈反一音紆矩反背曲也跛補禍反又彼我反或問曰

免者以何爲也怪本所爲施也○何爲于曰不冠者

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

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

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或

問曰杖者何也怪其義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

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苴七

餘反削悉若反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怪所為施曰孝

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

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為時○羸力垂反劣也疲也則父在不敢杖矣

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

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

而已矣父在不杖謂為母喪也尊者在不在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為其感動使之憂戚也○辟音

避處昌慮反下疏親始至實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

同遽其慮反○雞斯者筭謂骨筭纏謂緇髮之緇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

唯留筭纏也徒跣者徒空也無履而空跣也○扱上衽者上

衽謂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扱之○交手

哭者謂交手拊心而為哭也○傷腎乾肝焦肺者言肺在上性

潤而為傷矣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

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也言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

為之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注親父至為里○正義曰凡云親者包之五服也以此經

悲哀之甚故知父母也云雞斯當為筭纏者以經雞斯二字

不當始死者之義聲與筭纏相涉故云筭纏也云親始死去

冠者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是去冠也云二日乃去

筭纏者以士喪禮云小斂髻髮是死二日故云乃去筭纏也

云上衽深衣之裳前者言既始死朝服易之故知著深衣案

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故知此衽深衣之衽案深衣衽當旁此
云深衣之裳前者既扱之恐履踐為妨故解為裳前也其實
衽象小要屬裳處皆狹旁與在前俱得衽名但所扱之處當
也。注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正義曰爵踊似爵之跳
也。其足不離於地也。殷殷田田如壞牆然者言將欲崩倒也
云辟拊心者爾雅釋訓文。望望然者瞻望之意也。汲汲
然者促急之情也。皇皇然者意彷徨也。其往送也如慕
者如孺子啼慕於母也。其反也如疑者不知神之來否如
人之有疑也。亡矣喪矣者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
若似人之逃不復來也。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者以其
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止也。心悵焉愴
焉者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者
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異
其魂神復反也成壙而歸者此明葬之後猶居廬枕塊不敢
入於室處也。故哭泣無時者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服勤
者言服處憂勞勤苦也。人情之實也者言非詐偽假為之
是人情悲慕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此記
者假設問三日而後斂之意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
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此經凡言亦者亦以俟其生

制三日者俟其生也若三日不生於後亦不生矣也非但不
生孝子之心亦益衰矣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
亦可以至矣。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者此解冠必不袒
祖必不冠之意也又明孝子身有病闕其居喪所以禮矣此
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
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牲云
君袒而割牲是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者此怪成人肉
袒之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肉袒亦有著免故問之云免者以
何所為。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此答問之辭也不冠謂未冠
童子之所服以未冠故著免也。禮曰童子不總者此喪服
正經之文記者引之故稱禮曰童子不總者言不為族人著
總服也。唯當室總者謂童子無父兄當室主於家事唯此
當室之童子為族人得著總服。總者其免也者作記者云所
以此童子為族人得著總服者以其無父兄當室之時即著免
也以其無父兄而可依理故得為族人著總服也。當室則
免而杖矣者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
杖為族人得著總也若童子不當室則不得免及杖也。注
云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正義曰解當室所著之意也
言免是冠之流例也童子當室亞次成人故得著免也云總
者其免也者疊出經文也言免乃有總服也鄭出總其免之

意言內為父母著免乃有族人總服言總服由於著免是所
以總者由有免故也。或問曰杖者何也者此明問居喪有
杖為父母乃異何意如此故問之。竹桐一也言為父竹為
母桐孝子之意其義一也言孝子奉親用心是一但取義有
異故竹桐而殊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者父是尊極故
為之苴杖言苴惡之物以為杖自然苴惡之色唯有竹也故
云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言為母屈於父不同自然
苴惡之色也故用削杖其杖雖削情同於父故云削杖桐也
桐為是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節在外外陽之
象故為父矣桐節在內內陰之類也故為母也。或問曰杖者
以何為也者此問孝子居喪何以須杖之意也。父在不敢
杖矣尊者在故也者為母親對父之時不敢據杖以尊者在
故不敢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者所以為母堂上不
敢杖者堂上是父之所在辟尊者之處所以為母堂上不
杖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者言孝子為母所以堂上不為
喪趨者示父以間暇不促遽也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情使
父憂戚故不杖不趨冀不悲哀於
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六

盧宣旬

禮記注疏卷五十六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節

奔喪之禮各本同石經同釋文作奔喪云此正字也說文云從哭亡亡亦聲也

奔喪至盡哀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遂行日行百里節

遂行至竟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至於家人門左節

不以為數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不以數也云本亦作不以為數

禮記注疏卷五十六按勘記

既哭成其服喪服杖於序東

惠棟按宋本其下無服字宋監本岳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是利本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案疏亦無其下服字

至於至如初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既殯位在下也

閩監本同毛本位在下誤倒作在下位

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

閩監本同毛本節誤即

奔喪者非主人節

奔喪至變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奔喪者在庭中北面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庭中二字倒衛氏集說同

入自闈門升自側階

閩監本同毛本側誤降下升自側階同

以奔夫屬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奔夫作本天

奔喪者不及殯節

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

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岳本日作曰考文引是利本同

以下文云除喪而后歸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若除喪而后歸節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除至不踊

下文東即主人之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文作云

自齊衰以下節

自齊至免麻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當謂至總麻也

閩監本作總此本總字闕毛本誤絲

凡為位節

父母之喪

惠棟按宋本上有唯字宋監本岳本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嘉靖本同

凡為至而往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下兩處五哭之文

閩監本同毛本五哭之文誤倒作之文五哭

哭父之黨節

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在作存宋監本嘉靖本同

始聞喪哭而袒

各本同監本聞字闕

故先作一哭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一作壹

所識者弔節

所識者至而踊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主人在墓左西嚮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西字

聞遠兄弟之喪節

既除喪而后聞喪

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后作後嘉靖本同

聞遠至左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無服而為位者節

無服至者麻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既降無服其族姑口口口口其族姑姊為族伯

叔兄弟亦無服加麻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本上其族姑三字亦闕共闕十字考文

補闕作其族姑姊為族伯叔兄弟山井鼎云補此十字卻係衍文當刪去也案衛氏集說作既降無服其族姑姊為族伯叔兄弟亦無服中間並無闕字是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節

凡奔至拜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成踊而后襲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下然

故云或曰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終記云凡三十頁

問喪第三十五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四

親始死雞斯節

二日乃去笄纏括髮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二作三

故曰辟踊哭泣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辟踊。按依說文當作趨从走甬聲

以鬼饗之

惠棟按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饗

稽顙觸地無容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觸誤拜

親始至實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薄者以飲之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飲誤飲

祭之宗廟以鬼饗之者

惠棟按宋本作饗閩監毛本饗作享下以鬼饗之同

猶君倚廬枕塊

惠棟按宋本有倚字閩監毛本倚字脫

不敢據杖以尊者在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據誤遽

禮記注疏卷五十六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七

服問第三十六

陸曰鄭云服問者善其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也

疏正義

日案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皇君也諸侯妾

子之妻為其君姑齊衰與為小君同舅不厭婦也○傳此引大傳文也從如字范才用反為其子偽反注及下皆同齊衰上音咨下七雷反後放此厭於涉反下同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

有

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凡公子厭於君降其

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

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

母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

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

衰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期音基下及注皆同。有大功

之喪亦如之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

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

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小

功無變也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累劣彼反又劣偽反。麻之有

本者變三年之葛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上時掌反澡音早斷下

管反下文同。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

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

倫免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免音問下及注不免者皆同去起呂反下同小功不易

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

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

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

其麻有本者乃變之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

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為稅上如字下吐外反注及下皆

同要一遙反。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

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

則否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總小功者也所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麻衰變既虞卒哭

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為殤未成人文不縛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為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為之中從下服總麻○長丁丈反筭徐音蒜悉亂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注同為于偽反注除為殤在總皆同縛音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

君也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君為于偽反後音皆同注諸

天子服遠嫌也君所主夫人妻同也○遠于萬反畿音祈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大夫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

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大夫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大夫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

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大夫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

往則服之出則否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

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錫思歷反

喪也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免經音勉去也下無免經并注皆同徐並音問恐非朝直遙反稅吐活反注同說吐活反又始銳

反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

列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

必利疏

必利疏也。傳曰至列也。正義曰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反利也。傳曰皇氏云此言傳曰者即前大傳之篇則。服術有六不指其人今各以其人明之或可傳曰者是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則非前大傳篇也故下文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記者皆引此舊傳而記之。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者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為夫之母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而謂之皇姑者皇君也此妾。既賤若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從母總麻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母從母總麻是無服而有服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者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注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正義曰經唯云公子外兄弟知非。等夫為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

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傳曰即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者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事異於。上故更稱傳曰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則帶其葛。帶者故葛帶謂三年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細正同以父葛為重故帶其葛若婦人練。期之經者謂三年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帶以其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謂服父之練之功衰也。注帶其。故也。服其功衰者功衰謂服父之練之功衰也。三年既練。至麤衰。正義曰三年既練期既葬之相也。若三年既練。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之既葬其帶亦然故。云差相似但父帶為重故帶其故葛也。云經期之葛帶三。年既練首經除矣者以三年既練其故葛帶也。若婦人則首。除矣其首空故經期之葛帶已除此文主於男子也。若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練後麻帶已除則要經期之麻帶也。云為父。既練衰七升者以間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既練衰七升也。云母既葬衰八升者此言八升者誤。當云七升故間傳云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既葬。受時為母衰七升也。云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者以。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七升其齊衰仍有八升九升故更

言八升者是正服齊衰或有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云服其功衰服麤衰者功即麤也言齊衰既有八升九升服也其麤者謂七升父之衰也經不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衰則父為長子及父卒為母皆是三年今期喪既葬反服其服若言功衰摠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為重亦服母之齊衰也皇氏云謂三年既練之後初遭期喪今謂此經亦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未葬為前三年之衰為練祭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必知其期喪未葬已前得為三年練祭者雜記篇云三年之喪既練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亦三年既練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既練祭則知後喪期年未顯之前得為三年之喪而行練也熊氏云為母既葬衰八升言父在為母也今鄭注云為父既練衰七升為母既葬衰八升矣又經云三年之喪既練皆為父卒為母今熊氏云父在為母其義非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此明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也大功之喪者為大功喪既葬以前經云期之喪既葬則此大功之喪亦既葬不云既葬者從上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注大功至皆麻○正義曰言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問傳謂之重麻也云期既葬之葛帶

者謂大功既葬葛帶以次差之二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以次差之則四寸有餘大功既葬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既麤細相似不得為五分去一為帶之差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故云經期之經是差次之宜也此注亦主於男子矣其婦人之服於下問傳篇具釋也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者大功初喪服麻之時首經五寸餘要帶四寸餘大功既葬之後首經應合四寸餘要帶本合三寸餘既服練之要帶四寸餘則其首經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是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故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云亦服其功衰者亦上文也服其功衰謂服父之練衰也以大功初喪者衰七升八升九升既葬之後則有十升然服父七升也云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者問傳篇云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既重麻則知斬衰既練遭齊衰灼然重麻故云經帶皆麻也此熊氏皇氏之說檢勘鄭意其義然也崔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於此經文其義得通然於問傳之文於義不合案問傳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又云既練遭大功

者麻有本謂大功以上麻經有本為重下服乃變上服大功
得變期者所以引此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
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葛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者此論
成人小功總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殤在小功總麻得易
三年葛也。○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
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如此者得變
三年之葛也。○終殤之月筭者謂著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此
殤之月筭數如小功則五月總麻則三月。○而非三年之葛
者此著麻月滿還反服三年之葛也。○是非重麻為其無卒
哭之稅者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此
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者以殤服質略初死服麻已
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略其文不縟故也。下
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謂男子婦人俱為之總麻其情既
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案上文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
則齊衰下殤雖是三年之葛亦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
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以其殤服質畧無虞卒哭之
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畧無虞卒哭之
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總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注謂大至服總。○正義曰知大功之親為殤在總小功者以

前文云總小功不得變上服則此得變三年之葛亦是總麻
小功也。殤長中在小功總者本大功之親耳。云正親親也者
以大功之親其殤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大功是正親親
故重其殤也。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雜記篇云三年
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哭者齊
衰初喪得變三年既虞卒哭則下間傳篇云斬衰之喪既虞
卒哭遺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云為殤未成人文不
縟耳者縟謂數也。謂禮文繁數若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
麻服葛今殤是未成人唯在質略無文飾之繁數故不變麻
服葛也。云男子為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為之中從
下服總者喪服傳文。○君為天子三年者謂列國諸侯之君
為天子三年也。○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者言諸侯夫人為
天子如諸侯外宗之婦為君也。諸侯外宗之婦為天子服斬衰
人為天子亦期也。故云如外宗之為君諸侯為天子服斬衰
喪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謂以夫人如外宗之為君起文以君
與夫人故知將欲明諸侯夫人如外宗之為君起文以君
。注外宗至南面。○正義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者其夫既
是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云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既
妻從服期者謂夫與諸侯為兄弟之親在於他國諸侯既死
來為之服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皆服斬其妻從服期

也云諸侯為天子服斬故夫人亦從服期是為夫之君如外
宗也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知大夫
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姊妹之
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為諸侯服斬為夫人服期是二也此
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子婦其夫是
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是三也內宗
有二者案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
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內女是二也引喪大記曰外宗
房中南面者證外宗之義也。世子不為天子服者此明諸
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為天子服也。君所主夫
人妻大子適婦者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也非
此則不主也言妻欲見大夫以下亦為妻及適子適婦為主
也。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夫如士服者此明大夫適子
為君夫人大夫之服是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為君
與夫人及君之大夫著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
臣無服者若君母是嫡夫人則羣臣為服期今君母非夫人
君為之服總則羣臣為之無服也。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
者近臣謂闈寺之屬僕御車者也驂車右也君之母非夫人
所服服也者君服總則此等之人亦服總故云唯君所服服

也。注妾先至不可。正義曰妾先君所不服也者天子諸侯
為妾無服唯大夫為貴妾服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
子為後為其母總者案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
母是也云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為後則為母無服
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緣緣今以為君得著總
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麻衣緣緣今以為君得著總
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
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為小君之服既以正禮言之又
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
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案異
義云妾子立為君得尊其母立以為夫人否今春秋公羊既
說妾子立為君得尊其母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
夫人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為君得爵命其母者
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爵命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
母成風為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為妻非禮也魯春秋左氏
說成風妾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舜為天子
瞽瞍為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
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
說故異義駁云父為長子三年為眾子期明無二適也女君
卒繼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

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者其小君無而以夫人服之已為不可。今小君既在而以夫人服妾母彌益不可。故云益不可也。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者此明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亦如之者出謂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當事則弁經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弁將葬啓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是也。大夫相為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是也。大夫於士士雖當事亦皮弁也。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者謂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居若餘事之出則不服也。言居亦不服其當殯斂之事亦弁經也。凡見人無免經者謂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經重故也。雖朝於君無免經者以經重縱往朝君亦無免稅於經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者謂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經也。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解朝君無免經之意引舊記以明之言君所以許臣不免經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已恕物不可奪人喪禮使之

免經故許著經也亦不可奪喪也非但不奪人喪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注有免至經也。正義曰謂不杖齊衰者案下曲禮篇云苞屨不入公門薦屨杖齊衰之屨既不得入也。此云稅齊衰明不杖齊衰也。云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者鄭以經重於齊衰不杖齊衰雖脫亦不免經以差次約之則大功非但脫衰又免去其經也。罪多至列也者列等也。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間傳第二十七。陸曰鄭云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

疏正義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

也

有大憂者而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泉或為似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

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

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偯於起反說文作憊

云痛聲折之設反從七容反。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

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

之發於言語者也

議謂陳說非時事也。唯于癸反徐以水反。斬衰三

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緦

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

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

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

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

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

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

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

食乾肉

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與音預斂力

驗反粥之六反溢音逸劉音實二十兩也莫音暮疏

食音嗣下疏食同醴本亦作醢呼兮反下同醴音禮

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

居聖室芻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

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

既虞卒哭杜楣翦屏芻剪不納期而小祥居

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

禫而牀芻今之蒲萍也。倚於綺反寢本亦作寢七審反苦始占反枕之鴿反塊苦對反又苦怪反說吐活

反芻戶嫁反翦予賤反牀徐仕良反柱知矩反一音張姓反楣音眉復音伏。斬衰三升齊衰

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

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

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去起呂反下去麻同縷力主反差初佳反後放此。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

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

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練緣要經不

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

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

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

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葛帶

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紉之帶既變變因為飾也婦人葛經不葛帶舊說云三紉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經去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紉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亦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織舊說織冠者采縷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織或作縵。為母于偽反下注為後同重直龍反注三重同縗七戀反徐音掾悅絹反要一遙反縗古老反又古報反注同織息廉反注同去起

只反下同糾居黝反下同股音古辟音避朝直遙反紕婢反
反又音緝緯音謂紛芳云反悅始銳反綬徐息廉反又音侵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而問之斬衰之喪既虞

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

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

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

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既練遭大功

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

之喪麻葛重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

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

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

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疏斬衰至者

葛○重直龍反注及下不言重言重者同○疏也○正義

曰此一節明居喪外貌輕重之異○直惡貌也者直是黎黑

色故為惡貌也○大功貌若止者止平停不動也○大功轉

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為之變又不為之傾故貌若止於二者

之間衰因銀布帶屨亦輕其經色用泉同者自別哀義耳○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者若如也言斬衰之哭一舉而至

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却反聲也○哀容可也者言小功總麻

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斬衰唯而不對者但唯於

人雜記云三年之喪對也皇氏以為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

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對也皇氏以為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

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

記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已事故鄭彼注云言言已

事也為人說為語與此言異也○斬衰三日不食者謂三日

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者謂三日之外乃食也○齊衰二日

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

服齊衰小功總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熊氏云異人

之說故其義別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父母終喪

已充矣

三

廬者此明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也。○芻藿不納者芻為蒲葦為席剪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遭父母之喪至終服以來所居改變之節即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室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室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眾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斬衰三升者此明五服精麤之異如總故云總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事謂銀治其布縷也無事其布謂縷布既成不銀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注此齊至差也。○正義曰此齊衰多於喪服篇之二等故云多二升也。云大功小功七升八升九升是案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一升是也。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理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值故畧而不言故云服主於受也。云是極列衣服之差也者以喪服既畧故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

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斬衰三升者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未為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葛帶三重者謂男子也。既虞卒哭受服之節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以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糾之也。○期而小祥練冠緜緣者父沒為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為中衣以緜為領緣也。○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者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為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者中問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二十五月大祥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者中問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二十五月大祥二首著縞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注葛帶三重不辨男女之異故明之云謂男子也。云五分去一而四糾之者以喪

服傳云五服經帶相差皆五分去一故知受服之時以葛代麻亦五分去一既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分爲四股而糾之故云四糾之云帶輕既變因爲飾也者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葛四股糾之以爲飾也則知男子首經婦人要帶不三重爲飾也云婦人葛經不葛帶者案少儀云婦人葛經而麻帶又上檀弓云婦人葛經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故士虞禮曰婦人既練說首經不說帶也注云不脫帶齊斬婦人帶亦葛帶也故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是男女共爲即知大功婦人亦受葛也云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者舊說云所至練之時又三分去一此既葬葛帶三重去其一股以爲練之帶也云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者斬衰既葬與齊衰之麻同斬衰既練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帶即與小功首經同所云同者皆五分去一今乃三分斬衰既葬三重之葛帶去其一股以爲練帶則是三年練帶小於小功首經非五服之差次故云似非也云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服欲變易前喪故云爲後喪所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經去一耳者以婦人斬衰不變帶以其重要故也婦人既重其要恐要帶與首經麤細相似同故云其爲帶猶須五

分首經去一分耳以首尊於要但婦人避男子而重要帶耳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者證當祥祭之時所著之服非是素縞麻衣也云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者引之者證此經大祥素縞麻衣是大祥之後所服之服也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者案雜記篇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當與朝服同者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云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飾則謂之深衣深衣篇所云者是也若緣以素則曰長衣聘禮長衣是也若緣之以布則曰麻衣此云麻衣是也云大祥除衰杖者以下三年問篇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既稱終畢是除衰杖可知也云黑經白緯曰織者戴德變除禮文矣云舊說織冠者采纓也者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者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以前禫祭雖未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尙織冠玄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祭既畢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而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某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先易輕者故記者於此經更自釋易輕之意故云何爲易輕者也

言有何所為得易輕者故下文釋云既有前喪今又遭後喪
得以後喪易換前喪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
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矣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
喪服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
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
帶而兼包斬衰之帶也若婦人輕者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
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
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注說所至可貳
正義曰此言包特者謂於此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或
云包或云特者斬衰齊衰既是重服舉此言包特則知齊衰
大功亦包特也甲謂男子早要婦人早首欲明甲者可以兩
施兩施謂施於齊衰又得兼斬衰以其輕甲之故得可以兩
施云而尊者不可貳者尊謂男子尊首婦人尊要故事尊正
得尊於重服不可差貳兼服輕也○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
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男子唯有要帶婦
人唯有首經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
經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
婦人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
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經婦人經其練之故
葛經著期之葛帶是謂之重葛也○注此言至之重葛○正

義曰謂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葛帶故男
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者以男子練時首
經既除今經大功又既葬其首則有經大功之葛經今云期
之葛經以大功葛經既與練之葛帶麤細相似非上下之差
故大功葛經但麤細與期之經同故云經期之葛經但麤細
與期同其實大功葛經前於服問篇已釋也云婦人經其故
葛經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經輕於練之葛
經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經帶謂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
已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
實是大功葛帶也齊衰之喪既

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

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
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
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
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著張慮反○**疏**齊衰
之○正義曰此明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以後服易前
服之義也○麻葛兼服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
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
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

葛兼服之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注此言至其輕。正義曰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者以卑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於斬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義直云經帶麻葛兼有故於齊衰輕服言之於男子而論其實同也云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者鄭以既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經是或無經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所以稱重以於先既單今首經皆有故須稱重云期以下固皆有矣者言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經帶矣婦人亦然也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也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主為大功之葛長中言之。為于偽反長下

反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則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

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疏服之。正義曰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者與後兼前服也。麻同則兼服之者以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麤細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案服問篇小功總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總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殤在長中服問已釋也。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則易輕者也謂男子婦人則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注服重至受矣。正義曰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者以前文麻葛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者此明遭後服初喪男子雖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經但經文據其後喪初死得易前喪之輕注意明也後既易以滿還反服前喪輕服故文注稍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七

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七

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七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五十七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抄錄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節

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為父既練首經除矣為父既練衰七

升嘉靖本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首經除矣為父既練下無首經除矣為父既練八字是也岳本同考

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戴震云期既葬之葛帶期字衍宜刪疏內同

傳曰至列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今各以其人明之或可閩監毛本同山井鼎云宋板明之或作今各以不可解疑有脫

誤

故下文罪多而刑五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文作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若下有

若婦人則首經練之

其字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

或有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有字

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

閩監毛本同戴震云故首經下衍一與字

則其首經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

惠棟按宋本閩毛本同監本加字空

闕

每可以經者謂於小功以下之喪

惠棟按宋本以經下有必經二字此本脫

閩監本同

得變三年既虞卒哭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得作則

若姑之子婦從女子婦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從母下有之字衛氏集說同

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引作別衛氏集說同

今春秋公羊既說妾子立為君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通典家禮載此無既字

云子不得爵命父妾

閩監毛本同通典無云字

以妾在奉授於尊者

閩監毛本同通典作以妾本接事尊者

故春秋左氏說成風

閩監毛本同通典故春秋作古春秋

女君卒繼攝其事耳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繼下當有室字

閒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苴節

惠棟云斬衰節齊衰之喪節斬衰節宋本合為一節

莫一溢米

各本同毛本其誤莫釋文出莫一

居倚廬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廬誤閩

芻剪不納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芻誤
芻下芻同釋文出芻

柱楣剪屏

閩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柱作
柱釋文亦作柱

斬衰至者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今經大功又既葬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今作
本

齊衰之喪節

不言包特而兩言者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惠棟按宋本兩言作言兩考文引古

本同

正義曰此明齊衰既虞卒哭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
字

斬衰之葛節

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
說同續通解竟作章考文引古

本同

正義曰此明五服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七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
六十四終記云凡二十六頁

禮記注疏卷五十七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八

三年問第三十八

陸曰鄭云名三年問者善其以知喪服年月所由也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

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

道也

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稱尺證反注及下皆同別彼列

反易音亦注同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

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

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飾情之章表也

○劓音瘡初良反鉅音巨大也愈徐音庚
差也遲徐直移反倚於綺反枕塊之鳩反 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

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復生

除喪反生者之事也。思如字。疏。三年至也哉。正義曰。一音息吏反斷丁亂反復音伏。此一節問喪三年所由解釋所以三年之意。三年之喪何也者。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云。三年喪者。意有何義。理謂稱人之情而立禮之節文。○因以飾羣者。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者。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使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者。引舊語成文也。無不也。並有差也。其事既大。故為譬也。鉅大也。夫劓小則易差。劓大則難愈。故云劓鉅其日久也。痛甚者其愈遲者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痛既甚。故其差亦遲也。○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者。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

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者。言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哀慕。猶未能忘。故心之哀慕。於時未盡。而外貌喪服。以是斷割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若不斷。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常之禮。何有限節。故聖人裁斷。止限二十五月。豈不是送死。須有已止。反復生。禮須有限節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

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

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

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

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

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

親也。至死不窮。

匹馬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

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屬音蜀喪息浪反。又
如字。巡徐詞均反。過徐音戈。一音古。臥反。號音豪。戶羔反。躅
本又作躅。直亦反。徐治革反。躅直錄反。徐治六反。躅不行
也。踞徐音馳。字或作踞。踞音厨。燕於見反。雀本又作爵。啁張
留反。啁子流反。啁噍疏凡生至不窮。正義曰：此一經明
聲頌苦穎反。知音智。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
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
類況在於人何有窮已也。

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
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言惡人薄於恩死則

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由夫音扶下皆同邪。將由夫脩
似嗟反。人與音餘。下君子與同。曾則能反焉。於虔反。將由夫脩
至亂乎。正義曰：此一經明小人之人曾鳥獸之不若。若不以禮節之安能羣居而不亂。

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

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將由至窮也。正
戈隙本又作卻去逆反。空隙之地也。疏義曰：此一經明賢
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若不以禮制節之，則哀痛
何時窮已。駟之過隙者，駟謂駟馬，隙謂空隙。駟馬峻疾，空隙
狹小，以峻疾而過，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
狹小言急速之甚。

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
猶除也。去也。為干偽反。下

注為母同中如字。又丁疏。故先至之矣。正義曰：此一經
仲反。注同去起。呂反。明小人君子其意不同。故先王
為之立中人之制節。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者，
言先王為之立中人之制，以為年期限節。壹使足以成文
理者，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足以成文章義理。

則釋之矣。者釋猶除去。既成義理，則除去其服，所以成三年
文。理者以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又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章義理，然則何以

至期也。言三年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章義理，然則何以
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期音基。注及下同。曰

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斷。是問服
除也。斷丁亂反。下注同。是何也。斷於

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

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法此變易可以期也。

疏然則至之也。正義曰。上節既稱爲父母三年何故有

者言爲父母本應三年何故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及父在爲母而止於期曰至親以期斷者記者釋之爲至親本以期斷故雖爲他後及父在爲母但以期也。是何也者記者又起問云有何義故以期矣。四時則已變矣者答期斷之義也。言期是一年之周匝而天氣換矣前時已畢今時又來是變改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者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之始也。以是象之也者聖人以是之故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注言三至母也。正義曰鄭意以三年之喪何以有降至於期者故云爲人後者爲本生之父母及父在爲母期事故抑屈應降至九月十月何以必至於期以其本至親不可降期以下故雖降屈猶至於期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應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

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可以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

之故再期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

一音於虔反焉猶然也一云發聲也注及下同倍步罪反注同**疏**然則至期也。正義曰

之義故設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本實應期但子加恩隆重故三年焉爾也語助之辭也。然使倍之故再期也者焉猶然也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使由九月以倍之然猶如是倍之言倍一期故至再期也

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爲

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

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

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

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

○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

是百王之

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

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不知其所由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

於父母之懷夫二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自天子至

疏

由九至盡矣。正義曰上節既稱期斷何故於庶人。有九月以下故此經釋之。由九月以下何也者由從也記者既稱期斷假設問之何故有從九月以下。曰焉使弗及也者焉亦然也然使恩隆不及於期也則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故三年以為隆者謂恩愛隆重。總小功以為殺者謂情理殺薄。朞九月以為問者是隆殺之間也。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者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者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者取象於一周九月者以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以象於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言五服

之節皆取法於天地。中取則於人者則法也天地之中取則於人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則於人。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者既取法天地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壹義理盡備矣。故三至喪也。正義曰此一節重明三年之義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喪也。言三年喪禮於人道之中至極文理之盛者則朞以下非其至極也夫是之謂至隆者言三年之喪人恩之至極隆厚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未有能識知所從來也言不知所從何代而來引孔子者論語之文證此三年之喪也。注不知至久矣。正義曰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上古云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何時其喪服所起則黃帝堯舜之時雖有衣裳仍未有喪服也但唐虞已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為之故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也鄭注喪服其冠衰之異從三代以下由唐虞以上曰

太古吉凶皆用白布則知三代吉凶異也

深衣第二十九

陸曰鄭云以其記深衣之制也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

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深衣者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制度鄭云大夫以上自祭故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以其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亦祭以朝服朝服用布故中衣以布其諸侯之士自祭以玄端玄端則朝服之衣但其裳異耳中衣亦用布也案詩云素衣朱襮晉人欲薦桓叔桓叔大夫得用素衣者國人以國君之禮待之故欲薦素衣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下云緣廣寸半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皆檀弓云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為內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儀云帶緣各視其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

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緇黼為領丹朱為緣郊特牲云緇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緇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麤細至葬可以用素緣也練則用練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言聖人制

事必有法度短毋見膚衣取蔽形。毋音長毋被土

○應於證反。被彼義反為于偽。續衽鉤邊。續猶屬也衽為汗辱也。○被彼義反為于偽。續衽鉤邊。在裳旁者也。反汗汗辱之汗一音烏臥反。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為裕。衽而審反。又如鳩反。鉤古侯反。屬音燭。下皆司喙許穢。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反。裕以樹反。要縫半下。也要或為優。要一遙反。注同。

縫扶用反 裕之高下可以運肘 肘不能不入裕衣

下注同 本又作脩音各腋也肘竹九反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

肘 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為節臂骨上下各尺三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為腕

袂詘上勿反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腕烏亂反 當骨緩急難為中也○厭於甲反徐於涉反下同髀畢婢反

徐匹婢反一音步啓反脅許劫反當丁浪反注同又丁郎反

中丁仲反 又如字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一月 裳六幅幅分

之殺○應應對之應下 袂圓以應規 謂胡下也○圓音

同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曲袷如矩以應方 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個小

及踝以應直 繩謂繫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 下齊

如權衡以應平 齊繩○齊音咨亦作 故規者行舉

手以為容 行舉手謂揖讓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

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言深衣之直方

應易之文也 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政或為正

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異志者與○行下 五

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言非法 故規矩取其無私

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貴此 故

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

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 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

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相息亮反完音丸費芳貴反又孚

沸反注同苦衣於既反易以豉反鍛丁亂反濯音濁 具父

純之允反又之閏反後皆同朝直遙反上時掌反○

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

子衣純以素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續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大父母音泰大父母祖父母

也續胡對反。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純謂緣之也緣袂

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裕廣二寸。

緣悅縮反注同廣古曠反注同錫徐音以歧反皇音錫案鄭

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疏古者至篇末。正義曰此

純裳邊側曰緝下曰錫也。一篇從此至末皆論深衣

之制今各隨文解之。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者以作記之人

為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

疑辭也。以應規矩繩權衡者此則制度之事所應者備在

下文。○短毋見膚者深衣所取覆形體縱令稍短不得見其

膚肉若見膚肉則褻也。○長毋被土者其衣縱長無覆被於

土為汗辱也。○續衽鉤邊者衽謂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

之為衽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

者是也。○注續猶至裾也。○正義曰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

上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

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為餘

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若其喪服其裳前

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

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

也。云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者案援神契云象鼻必卷長鳥

喙必鉤鄭據此讀之也。云若今曲裾也。鄭以後漢之時裳有

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

帝所為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其深衣之衽

已於玉藻釋之故今不得言也。○要縫半下。○要縫謂要中

之縫。尺二寸闊。狹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

之。七尺二寸。注三分至寬也。○正義曰此據裳之一幅分

為二幅。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為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

幅。有一尺二寸。故云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容舉足而行

故宜寬也。○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裕謂當臂之處。袂中高

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

肘也。又袂之長。短反。誦之及肘者。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

為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

在從肩至手。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誦及肘者。以

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

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二

寸半故反詰其袂得及於肘也。○當無骨者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深衣其幅有六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注古者方領。○正義曰鄭以漢時領皆嚮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今擁咽故云若令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負繩及踝以應直。○正義曰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非謂實負繩也。○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者所以袂圓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言欲使人直其政教欲使政教直方其義欲使義事方正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記者既明方直之義故引坤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案鄭注坤之六二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者言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仰平也。欲以安其志意而平均其心也。○注完且至而已。○正義曰可苦衣而易有也。以其完牢乃可於苦事衣著故庶人服之以完牢故也。而易有者以白布爲之不須繡黻錦繡之屬是易有也。云深衣者用十

五升布鍛濯灰治者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故用十五升布鍛濯謂打洗鍛濯用灰治理使和熟也。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云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者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又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云庶人吉服深衣者深衣是諸侯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喪服有衰裳包貴賤上下無差亦明庶人吉服乃深衣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者所尊俱在故衣純以纁言具父母則父母俱在也。大父母衣純以青者唯其不具一在一亡不必純以纁也。○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唯其不降於纁也。若父母無唯祖父母在亦當純以青。○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者純深衣之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旁側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純也。純旁者謂深衣之旁側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純也。○正義曰純謂緣之者解經裏合爲三寸。注純謂至二寸。○正義曰純謂緣之者解經文二箇純字一是純袂二是純邊皆謂緣之也。云緣袂謂其口也。經言純袂恐口外更緣故云純袂。則緣其袂口也。非謂深衣下畔也。故既夕禮云明衣纁緝緝也。鄭注云在幅曰緝

在下曰錫今經云此錫則深衣之下緣也云緣邊衣裳之側
解經純邊也深衣外衿之邊有緣也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
曲裾揜處其側亦有緣也

投壺第四十

才藝之禮也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
篇也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
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
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
之西階上北面。投壺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奉音捧
芳勇反下及注皆同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

以樂賓賓曰子有日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

以樂敢辭

燕飲酒既脫履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
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為謙辭。枉
紆往反哨七笑反徐又以救反枉哨不正貌王肅云枉不直
哨不正也樂賓音洛下同一讀下以樂音岳言投壺以樂肴
戶交反重直用反下及注同稅本主人曰枉矢哨壺
亦作脫吐活反請七井反下文同

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

樂敢固辭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

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

不敬從以不得命不

疏投壺至敬從。正義曰此一節論
於賓賓辭及許之事。主人奉矢者謂於階之上西面奉
持其矢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司射奉中者
中謂受筭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奉中北面
也。使人執壺者謂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
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
者以賤略之也。某有枉矢哨壺者枉謂曲而不直也哨謂

峭峻不正。是主人謙遜之辭。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者。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己。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又請投壺樂。已重以樂也。注。士則至北面。正義曰。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略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之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狸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筭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為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乃請投壺也。注。燕飲至射也。正義曰。知既脫屣升堂。主人乃請皆脫屣升就席。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知此亦在脫屣升堂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賓再旅之前。為射以其詢眾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賓再

拜受主人般還曰辟

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般步干

反下同。還音旋。下同。辟音避。徐扶亦反。注及下同。

曰辟

亦於其階上。疏。賓再至曰辟。正義曰。此一經

疏

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還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

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降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般還曰辟者。賓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為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受。爵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曰。已拜受辟者是。替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為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鄉許亮反。

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主人既拜送

疏已拜至就筵。正義曰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
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階上受矢也。退即兩楹間退反位
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
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階之位。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階
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位。是賓主各來就筵。注退
乃至射物。正義曰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
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為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
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
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
物長三尺闊一尺三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
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筈長三尺距隨者物橫
也。畫也。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
也。執八筭與。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
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
執筭而立以請賓俟投。度徒洛反注同以二矢半一本無
此四字依注則有筭悉亂反下皆同處昌。疏司射至筭與
慮反坐才臥反又如字下同邪似嗟反。疏正義曰前經

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筭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
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
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
室中堂中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
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
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
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
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
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
者司射度壺既畢反還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
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八筭與者既設中之後於
中西東面手執八筭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筭。注亦實八
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正義曰此約鄉射文實八筭於
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筭於中亦者亦鄉射也。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
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
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請猶告也順投矢本
入也比投不拾也勝

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比毗志反。類也。徐扶質反。注同。勝飲上尺證。反下於鳩。反注及下同。為于偽。反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拾其切。反下文及注。皆同。技其綺。反任音。而林反。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樂音洛。○
疏 請賓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筭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筭也。○
 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筭也。○
 之釋筭也。○勝飲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筭也。○
 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為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請為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為勝者。立馬者。則反取筭。以為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筭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為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為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

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二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於多馬之偶也。○
 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為每事。並應曰。諾。竟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注。正爵至為樂。○正義曰。此經。正爵謂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馬。勝筭亦為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命弦者。曰。請奏。狸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問若。一大師曰諾。 弦鼓瑟者也。狸首。詩篇名也。今也。問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
疏 命弦至曰諾。○
 狸首。持反。問。廁之間。注。同。大音泰。○
 明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狸首之篇。○
 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狸首之篇。○
 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
 諾。節承領之辭也。○注。弦鼓至節焉。○
 正義曰。知鼓瑟者。鄭

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云。狸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志取節焉。者解所以間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為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筭第二番釋。筭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左右告矢具。請則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

拾投有人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

右主黨於左。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

者退各反其位。疏。左右至於左。正義曰。此一經論投。更古衡反下同。○疏。壺之事中者。釋筭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若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筭於地也。○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注。已投者。退各反其位。○正義曰。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則知投壺者。畢亦各反。

其位。碎後來也。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

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

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

曰左右鈞。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

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敘左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為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數色。主反注。同為純音全。下及注。同鄭注。儀禮如字。云純全也。奇。紀宜反。下同。遂以奇筭告。一本此句上更有勝者。司射五字。誤鈞。居句反。縮。色六反。直也。其它音他。勝與音餘。下勝與同。技其綺反。疏。卒投至右鈞。○正義曰。此一經明投壺筭數之儀。○卒投者。謂投壺卒也。○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筭。請曰。賓主之黨。卒竟投。請數。筭二筭為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筭合為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純則別而取。

之。一筭為奇者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筭為奇
○遂以奇筭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執而告
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謂勝者
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數則云五純也○奇
則曰奇者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鈞則
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注卒已
至以告○正義曰云如數射筭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
投壺之筭如數射筭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
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
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縮而委之縮每十雙則東西
縮為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
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
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筭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
若唯有一筭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
數右筭之法若數左筭則異於右筭謂摠斂地之筭實於左
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摠
為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
命酌
曰請行酌酌者曰諾
酌者勝黨之弟子○觴失羊

反字或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
作酌同
養酌者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
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跪其委反奉芳勇
反下注奉觴同灌古亂反養羊尚反注同飲於鳩反下飲不
勝疏命酌至敬養○正義曰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命酌
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賓與主
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解升
酌坐奠於豐上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
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
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曰
敬以此觴而養不能○注酌者勝黨之弟子○正義曰此鄉
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
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注周禮至射爵○正
義曰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灌為飲也云賜灌敬養各與
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者以投壺射類故約鄉射而知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一馬

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

諾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筭之前

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

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直如字又持吏反為于偽反

正爵既行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筭也既徹

疏正爵至徹馬○正義曰此一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

為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正爵既行者謂止禮

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乃請賓主請為勝者樹標立

其馬也○馬各直其筭者直當也謂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

筭之前所釋之筭東中之西也○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

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

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

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為榮○以慶

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

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

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以還是司射

請辭言為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

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注飲不至無

豐○正義曰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之類故

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筭

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數筭飲

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筭飲罰爵

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必

三勝者解以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中不必三

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

不得慶也云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

之時賤其無能故偶不親酌使弟酌奠於豐上則鄉射禮

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弟

中九扶

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喪隨晏早

既行請徹馬○正義曰此明飲慶爵之後司射請徹去其馬

以投壺禮畢行筭多少視其坐之衆寡為數也投壺者

無筭爵之事筭多少視其坐之衆寡為數也投壺者

者人四矢亦人四筭○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

坐加字又才臥反注同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

者人四矢亦人四筭○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

者人四矢亦人四筭○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

之宜無常處。○籌直由反扶方于反下及注。同鋪普烏反又芳夫反。襲息列反。處昌慮反。筭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壺頸脩七寸腹。

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

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

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圓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圓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頸吉井反。又九領反。徐其聲反。為于偽反。躍羊略反。圓音圓。困去倫反。奇紀宜反。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滑乎八反。柘止夜反。木名。疏。筭多至其皮。○正義曰。言去其皮節。柘止夜反。木名。疏。此一節明筭及矢長短。毋音無。下皆同。去起呂反。注同。此一節明筭及矢長短。後記者之言也。今錄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於下筭多少視其坐者言筭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人別四筭也。○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矢。

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注。投壺者。人四矢。○正義曰。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注。籌矢。至常處。○正義曰。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彼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唯泰山爾。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注。脩長。至餘也。○正義曰。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故加三分益一。為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圓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筭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斗之積。為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圍。困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脩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圓周。圓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為六十四寸。八分。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前六十六寸。八分。得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十一則為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圓周二尺七寸。

寸有強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一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圓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

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為四

百五寸今以方求圓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十四分內

餘三百三寸四分之二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

但容三百三寸四分之二三餘有二十寸四分之二一不盡

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

十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

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

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為三百二十寸以方求

圓四分去一去八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

餘有三寸不盡是壺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

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圓周二

尺七寸有奇今筭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圍必受斗五升之物

數不相會也云壺體腹之上下

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

魯令弟子辭曰母撫

母敖母借立母踰言借立踰言有常爵薛令

弟子辭曰母撫母敖母借立母踰言若是者

浮 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

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

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

梁仁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為遙○撫好吾反下同敖也

敖五報反又五羔反下同敖慢也借音佩徐符代反舊又薛

敗反浮音縛謀反罰也擗音直吏反為音于偽

反鄉許亮反據本又作處同音据匏薄交反

至若是者浮○正義曰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

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

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母撫母敖者撫亦敖也號

令弟子云母得撫而敖慢也○母借立母踰言借立踰言有

常爵者母借立謂不正面前母得踰言謂遠相談話若借立

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薛令弟子辭曰

若如是借立踰言者則有浮罰之爵薛令弟子異於魯者其

魯令弟子則稱借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則總稱若是者

浮浮亦罰也其言辭詳略雖異其意則同○注晏子至仁據

○正義曰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

也

罰鼓 ○□○○□□○○□□○半○□○○○○○□

□○○○魯鼓○○○○○○○○○○○○○○○○○○○○

○□□○半○□○○○○○□□○薛鼓

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園音圓鼙薄迷反鄭呼為鼙也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榻音吐臘反○方

鼓鄭呼為鼓也其聲高其音鏗鏗然鏗音吐郎反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

用之為射禮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司射庭長及

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

主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為樂者此皆與於投壺○長丁丈反注同冠古亂反與

預魯鼓○○○○○○○○○○○○○○○○○○○○

○□○薛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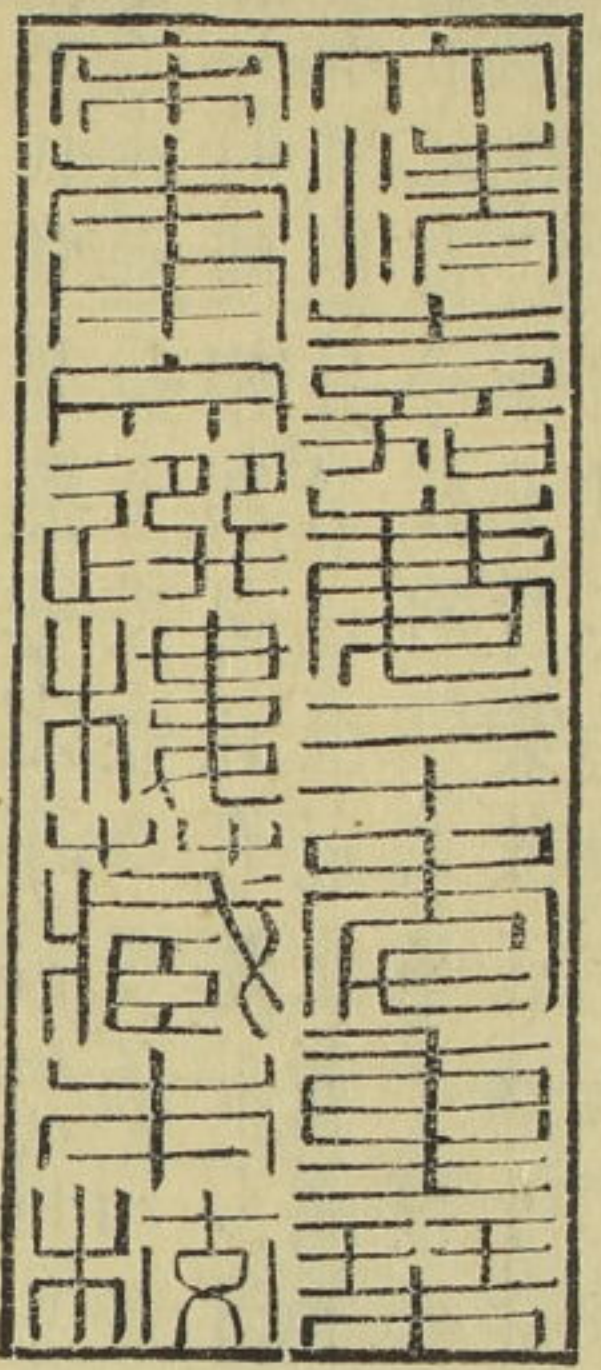
○○○○半○○○○○○○○○○○○○○○○○○○○

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疏

魯鼓薛鼓○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園者擊鼙方者擊鼓○正義曰以鼓節有園點有方點故以為園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園點則頻擊鼙聲每一園點則一擊鼙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注射謂燕射○正義曰以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注庭長至投壺○正義曰經云司射庭長案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為司正在庭中立于解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為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為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矇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案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來觀投壺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八

長沙縣學
同自校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五十八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八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五

三年間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節

三年至也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

閩監本同毛本痛作病

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

閩監本同毛本送誤道

凡生天地之間者節

躡躡焉

各本同石經闕釋文躡作躡脚作躡云字或作脚嘉靖本誤作蚰蚸

凡生至不窮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節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毛本脩作修衛氏集說同

將由至窮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然則何以至期也節

雖至親皆期而除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至作在段玉裁云荀子注引亦作至

然則至之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及父在為母但以期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以作一

由九月以下節

惠棟云由九月節宋本分故三年之喪以下另為一節

前世行之久矣

惠棟校宋本作之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之誤良闕

監毛本同宋監本亦作之矣作也

由九至盡矣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既法天地與人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法上行取字

深衣第三十九

故喪服儀云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鐘儀改傳是也

古者深衣節

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毛本鳥誤烏衛氏集說喙誤啄釋文出鳥喙

齊緝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緝下有也字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緝也

或低或仰

閩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監毛本仰作印惠棟校宋本或仰作若仰宋監本

同六經正誤下或亦作若釋文出若印云本又作仰。按印與仰音同義近故古多互用

三十以下無父稱孤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惠棟按宋本以作已考文引古本同

古者至篇末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又字衛氏集說同

經言純袂恐口外更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恐字。案自奔喪第三十四盡此

篇宋監本禮記卷第十八經三千六百三十八字注三千四百八十八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八經三千六百三十四字注三千七百五字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節

既脫屣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

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嘉靖本堂作坐岳本同

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

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大戴無固字是

觀注則此處亦不當有

投壺至敬從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西面奉持其矢

惠棟按宋本作持衛氏集說同此本持誤柱閩監毛本持誤挂各本面字同山

井鼎云宋板面作南案南字非也下云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是無南字義也

知既脫屣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者

閩監毛本堂作坐下亦在脫屣升堂

之後同衛氏集說亦作脫屣升堂

司射進節

執八筭與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毛本筭作算下並同衛氏集說唯此筭作算下並作筭釋文出入筭云

下皆同。按筭筭字與算數字有別說文云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司射至筭與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是各隨光明處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處作故衛氏集說同

反還西階上位

惠棟按宋本作反衛氏集說同此本反誤更閩監毛本同

請賓曰順投為八節

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勝者立馬云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

二馬五字誤正義云定本無此一句今大戴記亦無此一馬從二馬五字孫志祖云鄭注一馬從二馬之義在下文疑此處無此五字也

請賓至如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卒投節

卒投至右鈞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別而取之○一筭為奇者一筭

閩監本同毛本。誤倒在一筭為奇者下

謂摠斂地之筭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斂作斂

命酌曰節

請行醵

惠棟按宋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醵作醵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行醵云字或作醵此本下奉醵

又作醵岐出惠棟按宋本石經岳本並作奉醵三本及集說並作奉醵。按醵醵正俗字

酌者亦酌奠於豐上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亦酌作升酌

命酌至敬養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正爵既行節

惠棟云正爵節宋本分正爵既行請徹馬為一節

當其所釋筭之前三立馬者

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之前誤

時也

一黨不必三勝

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必誤得

禮記注疏卷五十一
四
正爵至徹馬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以投壺射之類故知亦三番而止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之類故誤禮觀

乃數筭飲不勝者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數誤釋衛氏集說同

乃釋筭飲罰爵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罰爵誤卒解

云三者一黨不必三勝者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必誤得

黨中不必三番得勝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必誤能

謂三耦投壺而止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耦作偶下同。按作偶非也

筭多少視其坐節

壺去席二矢半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矢誤尺

得園囿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宋本三作

七惠棟云宋本七字誤

或言去其皮節

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毛本言去其皮

誤以棘取無

筭多至其皮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明筭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

本之數又明誤多少并言

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後記者之誤

意彼以正

繼之於下筭多少視其坐者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於下筭誤。筭之

每人四矢人別四筭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人別誤亦人

從整數計閩監本同毛本計誤記

鄭之此計據一斗之數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一作二衛氏集說同

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三作二

故云圍周二十七寸有奇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十作尺

魯令弟子辭曰節

毋憚閩監毛本石經岳本衛氏集說同釋文憚作憚嘉靖本同案字當從巾作憚從心作憚者誤也下毋憚同

毋僭立各本同石經同毛本立誤力

記魯薛者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本記誤謂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誤詞

魯令弟子辭曰至若是者浮惠棟校宋本無此十一字

毋得踰言謂遠相談話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得字

鼓節

鼓閩監本作鼓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作鼓下鼓字並同。按鼓从支凡从支从皮从支皆俗誤也段玉裁云說文弓部鼓下云从弓从支垂飾與鼓同意則鼓之从支僚然矣毛本注疏凡鼓字並從支甚是

薛鼓薛字各本並同毛本作辭下同

此魯薛擊鼓之節也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亦作節毛本節誤爵

半閩監毛本同石經無第四〇作半〇〇〇〇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通解同考文引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南宋巾箱本同

魯鼓薛鼓〇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圍者擊聲方者

擊鼓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此廿三字

但年代久遠

閩監本同惠棟校宋久作大

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燕

樂誤樂禮

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

閩監本同毛本下子誤士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八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五終記凡二十二頁

禮記注疏卷五十八校勘記

